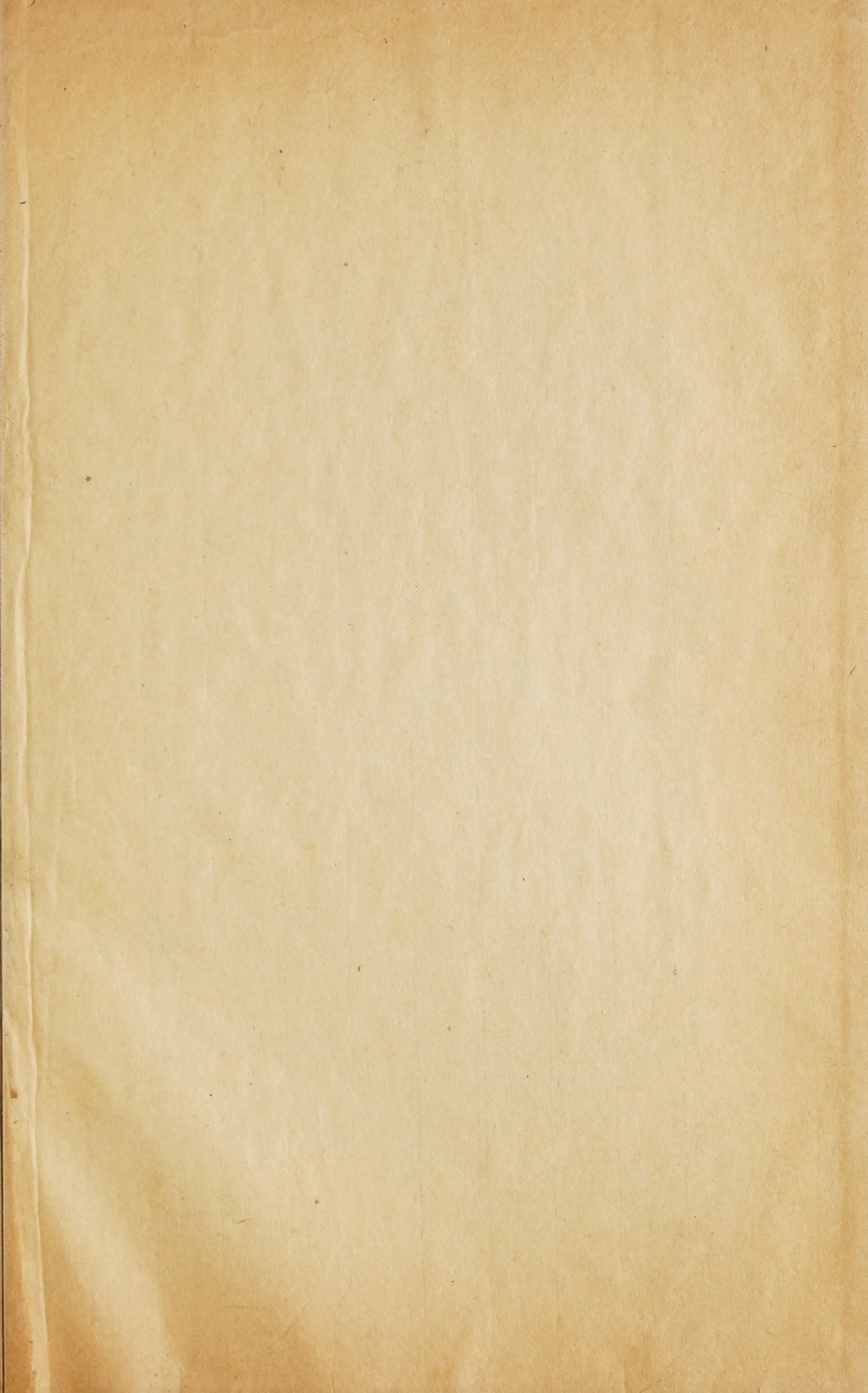
日講四書解義

學庸

卷一之三



御製日講四書解義

序

朕惟天生聖賢作
君作師萬世道統

之傳即萬世治統
之所繫也自堯舜
禹湯文武之後而
有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自易書詩禮
春秋而外而有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書如日月之光

昭於天岳瀆之流
峙於地猗歟盛哉
蓋有四子而後二
帝三王之道傳有

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

以生民未有之聖
與列國君大夫及
門弟子論政與學
天德王道之全脩

己治人之要具在
論語一書學庸皆
孔子之傳而曾子
子思獨得其宗明

新止善家國天下
之所以齊治平也
性教中和天地萬
物之所以位育九

經達道之所以行
也至於孟子繼往
聖而開來學闢邪
說以正人心性善

仁義之旨著明於
天下此聖賢訓辭
詔後皆爲萬世生
民而作也道統在

是治統亦在是矣
歷代賢哲之君創
業守成莫不尊崇
表章講明斯道朕

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畱
心問學命儒臣撰
爲講義務使闡發

義理裨益政治同
諸經史進講經歷
寒暑罔敢間輟茲
已告竣恩與海內

臣民共臻至治特
命校刊用垂永久
爰製序言弁之簡
首每念厚風俗必

先正人心正人心
必先明學術誠因
此編之大義究先
聖之微言則以此

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

也夫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日講四書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敎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敎習庶吉士臣陳廷敬等謹

題爲進

呈刊完日講四書解義仰祈

睿鑒事臣等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恭侍

弘德殿進講蒙

皇上面諭四書講章應行刊刻欽此臣等叨塵

法從日侍經帷伏覩
皇上
聖躬親講典學彌勤
天語下詢訪道愈篤於凡六經諸史靡不極意
研精至於四子之書實備百王之道比年
以來次第進講歷寒暑而罔間積月日以
成編固已體驗於
宸衷抑且發揮於政治除按日進
覽年終彙

呈盡在
御前時釐
睿照迺者
親降綸音爰令校刻竊惟
皇上聖學崇深寔足超軼往古臣等經術淺陋
曷克仰助涓埃顧鄒魯之大義微言炳如
星日而師儒之參稽互訂著在簡編嘗慕
趙普以半部佐君先明敬信節愛願學朱
熹以四字入告亦曰誠意正心欲致斯世

於唐虞不外明德新民之理而使吾
君爲堯舜敢忘責難陳善之思仰惟
宵旰之勤勞不輟
宮闈之誦讀永光典訓示則臣民臣等謬劾編
摩復加刪潤校錄成帙裝潢進
呈惟我
皇上常垂乙夜之觀存諸几席允懷千聖之道
如晤羹牆將見煥四海文命之敷弘萬世
光華之治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陳廷敬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臣色 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 英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經史有關政治義蘊弘深朕朝夕講究勉求

貫通講幄諸臣殫心闡發允裨典學這所進

講章着留覽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

分撰官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　英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政大夫臣牛　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　菼

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　訥

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鴻緒

校閱官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噶布喇

翰林院侍讀加三級奉政大夫臣圖納

翰林院侍講加二級通議大夫臣沙喇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常書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周弘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待詔臣郭爾帶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二級奉政大夫臣勒德

翰林院典簿臣穆維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圖克善

翰林院孔目臣杜登春

翻譯官

翰林院待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國泰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鼐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坤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彩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郭璪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柱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筆帖式臣邁寞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什

翰林院筆帖式臣劉有成

翰林院筆帖式臣馬呈祥

翰林院筆帖式臣張仲智

滿文謄錄官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二級承德郎臣羅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安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塔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宣祿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舒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溫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颺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吳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塞克參

翰林院筆帖式臣蘇通保

翰林院筆帖式臣哈桑阿

翰林院筆帖式臣鄂琦

翰林院筆帖式臣鮑塞

翰林院筆帖式臣覺霍拓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大學

大學一篇。爲古帝王立學垂教之法。孔子詳舉其次第以示人。曾子復分爲十傳以解之。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在初學爲入德之門。而極其至。則內聖外王。不越乎是。故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章書。是曾子述孔子之言。乃脩己治人

之要道。謂之經文。爲大學一書之綱領。而此一節書。又經文之綱領也。孔子曰。道在一身。而能周乎天下國家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爲學之道有三。德者。天所賦於人心。至虛而無所累。至靈而無所蔽。能包函衆理。而酬應萬事。故謂之明德。德本明。而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私欲蔽於有生之後。則明者有時而昏矣。然其本體之明自在也。故必因其一端之發露。而致力以明之。使復其本然至虛至靈之

全體。方爲有本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然所謂明德者。乃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我之所私有也。故自明其德。更當推以及人。鼓舞振作。使天下之民。凡具是德者。咸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臻於大同之治。方爲有用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新民。然此明德新民。皆有當然之極。不容增減。所謂至善也。大人之學。不可苟且自足。不可半途而止。己德。則必無一毫之不明。民德。則必無一民之不

新。皆止於至善之地。又能守而不遷。方爲有成之學也。所以大人之學在止於至善。此脩己治人之全功。內聖外王之要道也。蓋三者。本千聖傳心之微旨。孔子特取而發明之。挈爲綱領。分爲條目。燦然畢具之中。經緯咸貫。爲人君者能究心於此。身體而力行之。治天下無餘事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止至善之功也孔子曰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惟於至當不易之理爲人所當止者能眞知灼見而後志之所向無所疑貳常確然而有定矣志既定而後心之所存絕乎紛擾常泰然而能靜矣心既靜而後身之所處遠乎憂危常坦然而能安矣身既安而後神閒氣定揆度事理必暇裕周詳而能慮矣能慮而後事物當然之理審處咸宜不使有一毫之差而明

德新民之至善乃可得而止矣然則欲止至善者可不以知止爲要哉夫至善之理隨事而寓然必由於知止識見既定自然心無妄營志氣清明可以宰制萬幾而各得乎至善之極此大學所以貴格致之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先後之序以爲入道之基也孔子曰大人之學道固無所不該而功則約而有要明德新民有名象之可指

者皆謂之物。物則有本末焉。必己之明德既明。而後可以新民之德。則德爲本而民爲末也。知止能得。有工夫之可言者。皆謂之事。事則有終始焉。必先有知止之功。而後收能得之效。則得爲終而知爲始也。然則學者其可泛然從事乎。誠能知本與始在所當先。末與終在所當後。端本於明德。而漸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觀成於能得。則進爲有序。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於大學之道爲不遠矣。大

學首言明德新民。繼言知止能得。猶恐人精神泛用。昧所持守。不免於本末倒置。終始混淆。故又示人以先後之序。有志大學之道者。亦可以知所從入之途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書。是孔子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條目。

而言其所當先之序也。孔子曰。明德新民。理雖一貫。而其中之次第。則有不可紊者。古之人君任政教之責。欲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必先以教化治其一國之人。咸遵於善。使四方有所觀感。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也。欲治一國之人。則必先整齊一家之人。長幼尊卑。各得其分。使國人有所則效。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也。欲齊一家之人。則必先脩一己之身。喜怒好惡。咸

得其理。使家人有所取法。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所主。欲脩其身。而使無有或愆。必先使心之所存。大中至正。無少偏邪。斯身之所行皆善矣。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心體至虛。而意乃心之所發。欲正其心。而使無有或偏。必先使意之所動。誠一篤實。無少欺僞。斯心之所存皆善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也。心之明覺謂之知。欲誠其意。而使無有或僞。必先

使吾心之知。推致無餘。善惡之辨。洞然明晰。斯意之所發皆實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也。知之理散見於物。欲致其知。而使無有或蔽。必將天下事物之理。窮究無遺。是非可否。遂一透徹。斯知之本體無虧矣。故致知在格物也。有明德新民之責者。可不知所當先哉。聖賢言脩己治人之道。條目次序。無有明白顯著於此者。自脩身以至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新民之序也。自格物以至脩身。知止

能得之序也。學者循其序而從事焉。以入道無難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書是孔子覆說上文。以見明德新民。有遞至之效也。孔子曰。古人之每事必有所先。而遞至於格物者何哉。蓋物格則理之散見於事物者。窮究之無不盡。而後知之具於

吾心者推極之無所遺而知無不至矣知至則明之所照不淆於善惡之辨而後意之所發不介於眞僞之間而意可得而誠矣意誠則私欲去而天理常存而後吾心虛靈之體無少偏倚而常正矣心正則防閑嚴而匪彝自遠而後吾身舉動之間咸歸軌度而能脩矣身脩則由己及人而後一家之中有所取法而咸遵約束家可得而齊矣家齊則由親及疎而後一國之人有所則效而羣服政教

國可得而治矣。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後天下之人。有所觀感。而共遵王路。天下可得而平矣。觀於此。而古人之遞有所先者。不益信哉。夫頌堯曰欽明。稱舜曰濬哲。可見格物致知。爲脩身之首務。必先克明峻德。而後敦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古帝王爲治之道。與此更無二理。誠爲人君者。所當究心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末之有也。

此二節書是孔子示人以脩身爲家國天下之本。而反覆警醒之也。孔子曰。齊治均平之化。皆本於脩身。格致誠正之功。皆所以脩身。是以上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無論分位之崇卑。一切皆以脩身爲本。而況爲人君者。爲天下國家所仰賴。其可不盡格致誠正之功。以立齊治均平之本乎。以一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家國天下爲末。若不能脩

身則本亂矣而欲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末治也必無此理以家對天下國而言雖皆在所當愛而厚薄之分則有差等若不能脩身以齊其家是恩義不逮於所親所厚者薄矣而欲國之治天下之平使德敎加於四海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固理之必無者也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以知本爲要務哉葢大人之學其功用極於九州之遠而其根本不外建極之一身端

本及末。則約而有功。忘本逐末。則紛而寡效。
聖人反覆示人之意深且切矣。

右經一章

經文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其爲經常不易之理。所以尊之爲經。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明明德之義。曾子曰。經文之所謂明明德者。乃古帝王治世之

本。稽之唐虞三代之聖王。而無不同焉者也。周書武王告康叔之言曰。德者人所同具。惟文王能明之。有以復其本明之體。而無一毫私欲之蔽焉。此文王明明德之學也。商書伊尹告太甲之言曰。人之明德。乃天所昭然付予之理。所謂天之明命也。人多忽而不察。惟成湯時存於心。故常目見之。而無一時之敢忽焉。此成湯明明德之學也。虞書史臣贊堯之言曰。德本大。而人爲私欲所累。遂失其大

矣。惟帝堯克明之。盡其本然宏大之量。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無一毫之或虧焉。此帝堯明明德之學也。蓋聖人安勉雖殊。而明德則一。由書言三聖人觀之。言克明者。盡明德之功也。言明命者。遡明德之原也。言峻德者。極明德之量也。無非自明己德之意。而凡爲聖人者。可以類推矣。夫帝堯神聖文武。成湯智勇天錫。文王緝熙敬止。皆造聖人之極者。而其治世化民之本。總不外於自明其德。

洵爲千聖百王之所不能易者與。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曾子訓解經文之義。分爲十章。以傳於世。故名之爲傳。首章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新民之義。曾子曰。

大學以新民爲要而新民又以明德爲本成湯以爲人之潔淸其心猶如人之洗濯其身故於其沐浴之盤刻銘於上曰人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則當日日新之工夫不可間斷於中又日新之精神更須振勵於後務使私欲盡去心體淸明而無一毫之疵累焉此自新以爲新民之本也周書康誥之言曰百姓有向善而能自新者當立政教以鼓舞振作之使之踴

躍於爲善。此新民之事也。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周自后稷以來。開基已久。文王能明德以及於民。始受上天之寵命而有天下。則邦雖舊而命維新也。此自新新民之應也。所以有天下之君子。自新其德。則必底於光明。而無一念之或踈。新民之德。則必至於時雍。而無一夫之不獲。推之格天新命。咸在於是。無有一事不用其極者。如成湯文武。洵足爲法哉。此章專釋新民。亦不離乎自明其德。可見

有天下者罔不可無丕變民俗之功尤不可不自端皇極之本以此振興百姓即以此敬迓天休本末先後之序亦於此可見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止至善之義曾子曰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蓋物各有所當止而人尤不可不知所止詩經商頌元鳥之

篇曰。王者所都。地方千里。謂之王畿。爲百姓之所居止。由詩言觀之。凡事有至善之理。爲人所當止也如此。詩經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之黃鳥。棲止於山阜茂林之處。孔子讀此詩而有感曰。黃鳥微物也。其所棲止。尚能知所當止之處。人爲萬物之靈。若不能擇至善而止之。是鳥之不若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孔子之言觀之。人有至善之理。不可不知所止也如此。蓋天下一事一物皆有至當不

易之理。必知之明。而後處之當。此大學所以
貴知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此一節書是曾子舉文王以立止至善之則
也。曾子曰。人各有所當止之理。而得所止者。
必推聖人。詩經大雅文王之篇曰。穆穆然深
遠之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

止。由詩言推之。人君之至善。莫如仁。文王之爲人君也。所存者仁心。所行者仁政。無一毫之不仁。而爲人君之至善得矣。人臣之至善莫如敬。文王之爲人臣也。忠誠以事主。謹恪以奉職。無一毫之不敬。而爲人臣之至善得矣。人子之至善莫如孝。文王之爲人子也。奉養之必親。纘承之罔斁。無一毫之不孝。而爲人子之至善得矣。人父之至善莫如慈。文王之爲人父也。訓誨以貽謀。積累以昌後。無一

毫之不慈。而爲人父之至善得矣。與國人交之至善莫如信。文王之與國人交也。號令則內外咸符。政事則始終不二。無一毫之不信。而與國人交之至善得矣。五者皆人倫之大。而文王各得所止如此。豈非萬世止至善之則乎。夫文王所以凡事皆止至善者。其本在於敬止。敬者。帝王兢業之心。聖賢謹幾之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時存敬慎之心。則凡事止至善無難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

曾子曰。大學以明明德爲本。明德以止至善爲極。是當以古君子爲法焉。詩經衛風淇澳

之篇衛國人美其君武公而作也其言曰瞻彼淇水環曲之處猗猗然之菉竹何其美盛也我斐然有文之君子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昭著乎彼治骨角者旣切之以刀鋸復磋之以鑢鍚治玉石者旣琢之以錐鑿復磨之以沙石我君子用功之精密而有序也如此所以存諸內者嚴密而不粗疎武毅而不弛怠何其瑟兮僩兮也形於外者宣著而不闇昧盛大而不局促何其赫兮喧兮也此

斐然有文之君子。人皆愛慕終身而不能忘也。今由詩言而思之。所謂如切如磋者。是言武公學問之勤。將古人行事。既講習於己。又討論於人。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是言武公自脩之篤。將自己身心。省察以防其慾。克治以去其私。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所謂瑟兮僴兮者。是言武公學脩之後。內則敬心常存。無一時懈惰。無一事苟且。恒見其嚴密武毅也。所謂赫兮喧兮者。是言武公

學脩之後。外則德容表著。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恒見其宣著盛大也。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武公之德極全備。善極精純。百姓愛慕。自不能忘也。蓋武公盡學問自脩之功。著恂慄威儀之驗。所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夫衛武公一諸侯耳。自明其德。百姓頌之尚如此。況有天下者。能典學慎脩。而德容表裏如一。則四海之服敎畏神。更當何如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此一節。書是曾子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也。曾子曰。古帝王新民之功。不止被於一時。而能及於後世。所以謂之至善。詩經周頌烈文之篇有云。於戲。文王武王雖往。益令人思慕而不忘也。詩之所謂不能忘者何哉。蓋前王新民之功。止於至善。垂謨烈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賢也。後之君子。率由舊章。遵守成憲。是賢

其賢也。創基業以貽子孫。是前王之親也。後之君子。統緒相承。本支相維。是親其親也。美風俗以安百姓。是前王所貽之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常享太平。是樂其樂也。定井疆以厚百姓。是前王所貽之利也。後之小人。耕田鑿井。世守先業。是利其利也。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所以文王武王雖往。而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新民之止於至善。可爲後世法者也。然則有天下者。

明制度。垂統緒。厚風俗。制田里。皆所以維繫天下萬世之思。誠不可忽視者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曾子曰。大學之道。莫要於明本末先後之序。孔子有言曰。人有爭訟而吾聽斷之。吾亦能及乎人。然而聽訟不足貴也。必也使民遵禮守

法自然無訟乃爲可貴乎由孔子之言思之訟之所以繁者皆由民情詐僞而後爭端以起今使無實之人皆不得盡其虛僞之辭而至於無訟者是豈刑法以制之乎蓋由於在上之人自明其明德大能畏服斯民之心志使之忸愧於不善自然不敢顛倒是非以起爭訟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必明德而後可以新民則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不可

卽聽訟一事。而知本末先後之序哉。書經所謂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卽無訟之意也。然必有堯舜之德。而後成唐虞之治。人主一身。與百姓相感化者。捷於影響。有天下國家者。誠當以知本爲要務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句。是錯誤重出。下句。是結上文語氣。疑中有脫簡。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

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此一章書。是朱子補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朱子曰。大學爲聖門切要之書。而格物致知。又大學用功之始。右傳之五章。乃曾子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少此一節。則誠正脩齊治平。俱無用力之處。是不可以闕而不補也。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使吾心之知。擴充而無所遺。在於即所接之事物。而窮究其理也。何則。人心至虛至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當然之理。知雖在內。而其理實散見於物物。雖在外。而其理實統會於心。惟於事物之理。有所未窮。故心之知。有所未盡也。所以大學教人用功之始。即凡天下事物之理。莫不因其所已知者。而益

加窮究之功。明其所當然。而又究其所以然。以求至乎其極焉。至於用力既久。而一旦之間。豁然開悟。萬理貫通。則事物之內外精粗。無所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明矣。夫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所謂物格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所謂知至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夫大學工夫。莫先於窮理。而所謂窮理者。初非索

之空虛無據之地。但即人倫事物。格其當然之理。俟積累既久。自然貫通。所以正學之理。別於異學者。全在虛實之間。而得失已分天壤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釋經文誠意之義。曾子曰。人當致知之後。明知其為善而行之不力。明知其為不善而去之不力。是皆自欺之心也。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全在意念發動之時。實用其力。禁止其自欺之心而已。蓋天下之事。不過善惡兩端。吾心之發。不外好惡二念。當其惡惡也。則惡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去。如惡惡臭然。當其好善也。則好之必盡其誠。而使之必得。如好好色然。好善惡惡如此。則好惡之本心。無一毫之虧歉。此心常快然而自足矣。豈不自慊乎。夫欺者自欺。慊者自慊。此欺慊之一念。皆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故謂

之獨然獨中一念之好惡其幾甚微而見諸行事被於四海昭然而不可掩沛然而不可收者皆由此一念之發所以君子兢兢業業將獨中之好惡愼加審察念念期於自慊而不使稍有自欺此誠意工夫最切實處也夫聖賢教人必始於愼獨者人心道心之關爲聖爲愚之界皆在於此此處眞僞微分而公私邪正謬以千里所以古之聖王當深宮晏閒之時常如天祖臨承之地誠不敢以其隱

微而忽之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此一節書。是引小人以見自欺之蔽。曾子曰。愼獨之功。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然。彼當閒居之時。以爲無人得見。遂孳孳縱欲。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此正其不知獨之當愼而

甘自欺也。及一見君子。亦知惶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急掩其平日之不善。而假飾一爲善之狀以欺人。殊不知人心至靈。自不可欺。彼雖如此掩飾。而人之視己。已如見其肺肝矣。夫此厭然之心。亦是本來之知未盡滅絕。但惜此心不用之平居獨知之地。而止發於既見君子之時。且惡終不可掩。而善卒不可飾。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實有於中者。必形於外。斷非揜飾可以欺人。故君子重以爲戒。

必致愼於獨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二節書是門人引曾子平日之言。以見獨之當愼也。曾子曰。凡人於幽獨之中。以爲無人得見。無人得指。便恣其所爲。無所顧忌。不知善無微而不彰。惡有形而必著。一念之動。勿謂人莫我視也。十目之所視在此矣。勿謂人莫我指也。十手之所指在此矣。葢善惡雖

見乎彰著之時。而指視則存乎發念之始。是幽獨之中。昭昭難掩。不其凜凜然嚴而可畏乎。知其可畏。則慎獨之功。殆亦無容自恕矣。若誠能慎獨。夫豈無所徵驗乎。嘗見家之富足者。則居室華美。必能潤屋。人之有德者。則誠中形外。必然潤身。蓋有德者。自慊於心。無愧無怍。而廣大寬平。其施於四體者。自然安舒自得。不覺其睟面而盎背焉。此德之潤身。有必至之符也。夫所以有此德者。亦不外乎

誠意而已。倘意一不誠。則善不能實存於內。又將何以潤身耶。是故君子必戒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葢誠意之功。乃正心脩身之關鍵。家國天下之樞紐也。意一誠則心正身脩而齊治均平。皆由此而致。意不誠則心不正。身不脩。欲求齊治均平。豈可得哉。總之作聖作狂。皆自此一念爲之。慎獨之功。誠不可以一刻忘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正心脩身之義曾子曰聖經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言身以心爲主宰身之不脩皆由於心之不正也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著則失湛然之初而不得其正矣如心著於怒而有

所忿懥則此心爲忿懥所動而不得其正如著於畏而有所恐懼則此心爲恐懼所移而不得其正如著於喜而有所好樂則此心溺於好樂而不得其正如著於憂而有所憂患則此心苦於憂患而不得其正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人心之用所不能無若事來順應而不失其當然之則是心雖嘗用而未嘗不正也但一有所則欲動而任其所之情勝而莫能自主故曰不得其正心不正而身豈

有能脩者乎故心者身之主也必常存於內不使外馳而後衆體奉職無有弗當若心有所著便爲牽引而去是心不在矣心旣不在卽尋常日用之間俱茫昧而無主故目雖視也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也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也而不知其味蓋視聽與食身爲之也見聞知味則心主之也心一不在而一身之中卽其至切至近者而已各失其職如此則欲身之脩豈可得乎是知不能正心者斷不能

脩身經文所謂欲脩其身先正其心者正以此也蓋心本虛明而爲物欲所引遂莫能自主以此而欲表建儀型裁決庶務烏乎可哉故有天下國家者欲正心脩身以爲出治之本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殆時時無容自寬者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

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脩身齊家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齊家必先脩其身者。葢言身爲一家之本。欲齊家者。全在吾身之好惡。不至偏辟耳。常人任其情之所向。於一家之中。多失其當然之則。是以所好所惡。每至於一偏而

身不脩也。如骨肉之間。本宜親愛。然恩意固所宜周。而私昵亦不可過當。若任情親愛。而不制以義理。此親愛之偏也。卑汚之人。雖當賤惡。然懲創固所當嚴。而棄絕亦不可太甚。若任情賤惡。而不稍加寬恕。此賤惡之偏也。尊長本宜敬畏。而亦自有一定之理。使嚴憚而過於恐懼。尊禮而一於卑諂。此畏敬之偏也。困苦固當哀矜。而亦自有至當之情。使憐之而濫用恩施。恤之而流於姑息。此哀矜之

偏也至於平常之人或不妨偶從簡易然亦必施當其可使簡於為禮敖以成驕怠於為禮情以成肆此敖惰之偏也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也賤惡敖惰皆惡也若一涉於辟則好惡遂失其正必至好一人而一於好縱有惡而不能知惡一人而一於惡縱有美而亦不知用情之偏如此可謂能脩其身乎故於所好者而知其惡於所惡者而知其美此非平日克己至公至明者不能求之天下蓋鮮

其人矣。所以俗語有云。人於所生之子。雖然不肖。然溺愛者不明。而莫知其惡。於所種之苗。雖然茂盛。然貪得者無厭。而莫知其碩。彼世俗之言。不可以證偏之爲害乎。夫好惡一偏。則吾身先已不脩。而欲一家之中。皆爲感化。倫常各得。內外咸宜。必不可得。故經言齊家在脩其身者。正此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謂耳。可見欲齊家者。必先公其好惡。身無偏蔽而後可。此九族親睦。惟克明峻德之后

也與。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敎而能敎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敎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一章書是釋經文齊家治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言家爲一國之本必先脩身以敎家而后國可治也若不能脩身以爲一家之觀型則其家不可敎

矣乃欲國中共相感化而能敎其國之人者必無是理故治國之君子惟脩身以敎家不越庭闈之中以盡綱常之理而儀型所立一國之人自相觀而善而敎可成也所以然者葢以家國一理耳如家有親本宜盡孝而在我事親之孝即爲國人事君之理所以事君者不出此家有兄本宜盡弟而在我事兄之弟即爲國人事長之理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撫愛卑幼本宜用慈而在我愛子之慈即爲

國人使衆之理。所以使衆者不出此。夫孝弟慈三者。君子亦脩身以教家耳。然約之爲風化之原。而廣之即訓行之準。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二節書。是言孝弟慈無待強爲。而申明教

成於國之效也。曾子曰。孝弟慈。即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者。以其理皆出於心之所誠然也。試即以慈言之。昔武王作書以告康叔曰。爲人君者。保愛百姓。當如慈母之保赤子。蓋以赤子初生。每不能自言其所欲。全賴爲母者。以至誠眞懇之心。多方以求之。而後得焉。當其求之。雖未必一一皆合。然己心慊。必子心亦慊。其亦不甚相遠矣。蓋此保赤之心。自然而然。人人皆有。不待學習而能。世未有爲女

子者先學撫養赤子之法而後嫁者也保赤如此所以使衆者可知至事君事長不又可以類推乎則所云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可於此而信而其效益可見矣如人君自盡其孝慈之道以敎家使一家父慈子孝相親相愛而皆仁則通國上下莫不觀感奮發而皆興起於仁自盡其弟之道以敎家使一家兄友弟恭有秩有序而皆讓則通國上下莫不鼓舞效法而皆興起於讓設使不然家無仁

讓之化。國鮮仁讓之風。一人在上貪欲戾理。則一國之人。皆熏烝濡染。悖亂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國之仁讓起於一家。而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此感彼應。其發動之機。眞如矢之赴的。不能止遏。所以古語有云。一言之失。便足以敗事。一人之正。卽足以定國。正此之謂也。爲人上者。可不愼審其機。而端立敎之本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

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以恕教人。而後可成教於國也。曾子曰。一人定國。亦以一國之大。惟從一身之所好耳。試觀堯舜非唐虞之一人乎。內存仁心。外行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皆歡欣鼓舞。莫不相親相愛。而從

其仁。桀紂亦夏商之一人也。存心慘刻。行政殘虐。是以暴帥天下也。而彼時之民。遂相欺相陵。而從其暴。由此觀之。君身爲表率之原。上行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所好者在暴。而所令者乃在仁。其所令雖未嘗不善。然與所好者相反矣。民雖至愚。斷不可欺。豈肯從之哉。民惟從好不從令如此。此所以在上之君子。惟先反求諸己而已。己有是善。而後勸人以進於善。己無是惡。而後責人以去其惡。

若己不能有善而無惡輒欲求人之善非人之惡是存乎身者先已不恕如是而欲感動其心使之爲善以去惡決無是理也合而觀之身者乃一家之表率家者乃一國之觀型故治國者即在脩身以教家斷未有舍齊家而別求所以治國者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四節書是引詩以明齊治之一理。曾子曰。徵化必起於近。而考理則證諸古。齊治之一理。即驗之詩而無不合也。周南桃夭之詩有云。桃之夭夭。言少好也。其葉蓁蓁。言美盛也。之子于歸。言女子乘此時而歸於夫家也。宜其家人。言有令德以善一家之人。而無不相宜也。夫詩人之意雖言女子之被化爲人君

者。若能脩身教家。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各宜其家人焉。如不能宜家。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小雅蓼蕭之詩有云。一家之中。弟恭於兄。謂之宜兄。兄友其弟。謂之宜弟。兄友弟恭。無不相宜。此乃彼此相感之善也。詩人之意。雖美諸侯之令德。爲人君者。若能脩身以教家。能盡爲兄爲弟之道。而無不宜。而後可以教一國之人。使之各宜其兄弟焉。如不能宜其兄弟。其將何以教國人乎。又

曹風鳲鳩之詩有云。人君一身。其見乎禮儀者。若皆周旋中禮。無有差忒。則能表正四國。而天下之觀法在是矣。詩人之意。雖美君子之常度。爲人君者。若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足以爲一家之法則。而後一國之民皆來取法。凡爲父子兄弟者。無不慈孝友恭。而四國皆得其正焉。如不足爲法。而民將何以取法乎。三詩所言。雖有不同。而齊治之理則一。可見教國即在齊家。而民法即在足法。經文所

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正以此此也然則欲治其國亦惟脩身以齊其家可耳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此一章書是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之意曾子曰聖經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葢言由家以及國由國以及天下其勢雖有遠近之

殊。而人心則本無不同之理。故以天下之大。而以一人平之。誠有藉於化導之權。與斯民之心相感動焉耳。如上以事老之道。在家而孝其父母。此初無意於民之孝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孝其父母焉。是老老之心同也。上以事長之道。在家而弟於兄長。此亦無意於民之弟也。而國之民遂皆興起而弟於兄長焉。是長長之心同也。如上於一家之中。撫愛其孤幼。此亦無意於民之不倍也。而國之

民遂皆效其誠求而無有倍之者焉。是恤孤之心同也。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於一家也。而天下豈異於一國乎。是以平天下之君子固有道以處此。因其同然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如一人之心而無弗齊。亦猶匠人制器。絜之以矩而無不方也。此道之所以約而易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一節書是釋絜矩之義曾子曰人之制器必度之以矩而君子處物則度之以心葢一人之心無殊於千萬人之心也如上下四旁位雖不一其心則同設使在我上者以無禮加我乃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下者之心而亦不敢以無禮使之在我下者以不

忠事我。亦我我所不欲也。即以此心度量在上者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而度之於前後。或在我前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前之加於我者以先後。或在我後者。我惡其以不善待我。即不敢以後之待乎我者以從前。以此心而度之於左右。如在右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如在左者。以我之所惡加於我。便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

是蓋以人比己以己度人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乃謂之絜矩之道也人君誠用此道以治天下以一己之心度人之心則天下無不各得其所而無有餘不足之憾矣平天下之道寧外此與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申能絜矩與不能絜矩之意。曾子曰。絜矩之道。不外乎民情而已。南山有臺之詩云。有德而可樂之君子。卽是民之父母。葢以君子居民之上。其勢原尊而不親。而詩以父母稱之者。葢以民心爲己心。與民同其好惡耳。如飽暖安逸。民之所好也。君子則因其所好而好之。多方區處。務使之遂。飢寒困苦。民之所惡也。君子則因其所惡而惡之。竭力經營。必爲之去。夫曲體民情如此。

即與父母之憐恤其子無異。寧不謂之民之父母乎。能絜矩之效有如此。又小雅節南山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其上之石巖巖而特立。今尹氏既爲太師。其勢位之顯崇赫赫然與高山無異。亦百姓之所瞻視也。蓋言有國者既爲民所瞻仰。即當於幽獨之中時加謹愼事事務合乎民心。以協好惡之公。若不能絜矩惟徇一己之偏而辟焉。則衆叛親離。自容無地而爲天下僇矣。此不能絜矩之害

又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因乎民心也。曾子曰。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當殷先王未失其衆之時。亦曾對越上帝。受天眷命。而爲天下主。迨紂失人心。天命乃因之而去。今我周子孫。宜以殷爲監。知峻大之天命不易保。而常懷凛凛也。詩人之意。蓋言上天之

命去畱無常。惟視乎民心之向背。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與民同其好惡。以得衆心。即民之父母。故得國。若不能絜矩。但徇一己之偏。以失衆心。即爲天下僇。故失國。觀詩所言。信乎峻命之不易。而有天下者。可不思所以得民心而保天命乎。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一節書。是明君子得衆得國之故也。曾子

日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繫焉可見得失之機誠不可以不慎而其切要者惟在德耳是故在上之君子雖無不當慎而必先從念慮之隱微檢點精密不使己之德稍有昏昧此乃致謹於好惡之原而爲絜矩之本也惟慎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衆心觀感皆歸誠向化而有人有人則版籍畢收疆宇益廣而有土有土則壤成賦任土作貢而有財有財則經費不缺度支自裕而有用夫人土財用

自在天下而惟德之旣愼則能有之平天下之君子可不先知所愼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此一節書是言德爲平天下之要務也曾子曰人土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爲治平之本而衆務之所從出也若財者雖經費所需必不可少然有德自足以致之特治平之末耳夫德旣爲本則在所當急財旣爲末則在所當緩是以君子先愼乎德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三節書。是申言德爲本之意。曾子曰。德本財末。則當先慎乎德矣。若將此德置之度外。不加謹慎。反將財視爲分內。惟行聚斂。彼在下之民。見上之所爲如此。莫不轉相效尤。以爭奪爲事。則是在上者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敎也。葢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上既

聚斂則下必困窮。爭奪之起。亦勢所必至耳。故爲上者外本內末而聚財於上則民必離心解體而怨叛於下。未有財聚而民不散者也。若內本外末以散財於下。則民必同心愛戴而歸誠於上。未有財散而民不聚者也。且民散則財不終聚。又有不爽者。如以言加人。悖理而出。則人必悖理而應之。是悖出亦悖入也。況財貨爲民命所關。倘額外加徵取之無度。則民貧盜起。終難保守。是悖入亦悖出

也。夫始焉財聚則民散。究之民散而財亦不能聚。是民與財兩失之矣。平天下者可不務愼德而以聚財爲戒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即天意也。曾子曰。出入聚散之間。可以見民心。亦可以識天意矣。康誥有云。上天之命。去留無常。葢言人君一念而善。則天命以此而得。一念不善。則天命以

此而失。夫善者。卽能絜矩。以散財而得民心之謂也。不善者。卽不能絜矩。以聚財而失民心之謂也。觀天命之去留。總因乎民心之得失。信乎欲凝天命者。不可不思所以固結民心也與。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此二節書。是引古人之言。以證內本外末之義。曾子曰。內本外末。卽考諸古人之言。亦無

不相合者。昔楚書中。王孫圉聘於晉。晉大夫趙簡子。以楚之白珩爲寶幾何爲問。王孫圉對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有德之善人。能利生民而安社稷者爲寶。夫楚之所寶。不在金玉。而在善人。可謂知內本外末之辨矣。試再觀舅犯之言。昔晉文公爲公子時。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後至秦。其父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之。且勸以興兵復國爲晉君。於是文公之舅子犯。敎文公對曰。出亡之人。不以

富貴爲寶惟以仁愛乎親爲寶意以當親喪之時不能盡哀痛思慕之心而遂與兵爭國雖得國不足寶也夫晋之所寶不在富貴而在仁親亦可謂知内本外末之辨矣可見德本財末霸者之臣尚能知之而尚能言之況人主以天下爲家而豈區區以財貨爲寶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用人先當擇相也。曾子曰。天下之安危。係乎人才之進退。人才之進退。視乎相臣之賢否。必相臣公忠無我。而後用舍得宜。國家蒙利也。周書秦誓有曰。相臣之任。不必觀其技能。當先觀其心術。若有一个臣。挺然獨立。斷斷焉眞誠純一。初别無技能。但

其心則休休焉。平易寬弘。淡然無欲。粹然至善。其量之大。如能容受天下之善焉。見人之有才能。則愛慕之心。如己之有才能。見人之俊美通明。而有彥聖之德。則眞心好之。不但形諸口中稱贊之詞。此非虛慕延攬之名。蓋以天下之才德。爲己之才德。而實能容之矣。若用之而爲大臣。將見羣賢並進。庶績咸熙。必能保我子孫。使長享祿位。必能保我黎民。使長享太平。豈非社稷之福。邦家之光。尚亦

有利哉。若使居百寮之上。而無斷斷之誠。乏休休之度。見人之有技也。則恐其愈己。而妬忌憎惡。使之不得効用。見人之彥聖也。則多方計較。拂抑阻滯。使之不得通達。此其心私量狹。實不能容。爭天下之才德。若誤用爲大臣。必至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用舍顛倒。國紀廢壞。子孫黎民。如何能保其長久。不亦殆殆乎危殆之甚哉。秦誓之言如此。可見平天下在用人。用人在立相。相臣之心有公私。卽天

下之勢有安危其間操進退之權而得好惡之正者是在仁人矣。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三節書是言仁人好惡之公而歷指其不公者以戒之也曾子曰媢疾之人妨賢病國

如此。使人君或爲私意所牽畧存姑息則貽害有不可勝言者。惟仁德之主。至公無私。深惡此媢疾之人。於是放棄流徙之。且迸逐之於邊遠之地不與之同處中國。其深惡而痛絕之如此。正孔子所謂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絕小人。正所以安君子。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好惡皆得其正。此用舍之盡其道。而能絜矩者也。若夫明知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或舉之延緩

而不能早。是以優柔之心待賢。豈不是慢。明知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姑息而不能遠。是以寬縱之心養惡。豈不是過。夫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遠。皆絜矩而未能盡其道者也。甚且有奸邪讒諂之人。本人之所共惡者。却喜其順己而好之。忠良正直之人。本人之所共好者。却怒其違己而惡之。夫好善惡惡。乃人之本性。如此好惡倒置。是謂拂人之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

天命。菑害及身。有必然者。又何足以語好惡之正哉。蓋好惡得當。則賢才用而國家以昌。好惡不當。則小人進而菑害以至。可見人君之好惡所關於天下者甚重。而用人之不可不絜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一節書。是總言得失之幾。而見絜矩之必本乎君心也。曾子曰。仁人之能好惡如此。不仁之不能好惡如彼。得失之幾相去懸絕者。

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此絜矩之大道。以平天下。其得其失。非可外求。良由一己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以心推心。自能無間。必也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不僞。吾心之中。渾然天理。由是見之好惡。各當其可。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得矣。若或驕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縱侈自恣。則一心之中。私意充塞。由是任情拂性。倒置乖張。而絜矩之大道以之失矣。得失之幾。捷如影響。然則平天下

者可不勉於忠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蓋天人去留之幾。皆決於吾心理欲之介。可見蕩平大道。不外一心。信乎絜矩爲平天下之本。而君心尤絜矩之本與。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此一節書。是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也。曾子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君子亦不能舍此以爲國。但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而

不以私意爲聚斂之術耳。其道惟何。財產於地。亦由於人。若力作者少。則地利不盡。財何由生。必也以九職任萬民。以三農生九穀。國無遊民。則游惰禁。而生之者衆矣。官役廩祿。皆百姓之脂膏。公家之帑藏。若冒濫者多。則供應浩繁。財從此匱。必也位無冗員。官無冗食。則耗蠹絕。而食之者寡矣。農事有時。失一時。則三時之功盡廢。必也輕省徭役。使得盡力南畝。則出作入息。不奪其時。而爲之者疾

矣。國家制用量入爲出。不量出爲入。必也撙節用度。停止無益之費。則耕九餘三。蓄積有方。而用之者舒矣。夫生衆爲疾。既有以開其源。食寡用舒。又有以節其流。公私咸給。君民各足。此乃經國久遠之規模。豈但一時之饒裕哉。要之財可生而不可聚。聚則剝民生以自奉。生則因天地之自然。平天下之大道。即理財一節。自與後世富強之謀異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二節書是發明內本外末之意也。曾子曰。仁德之君。知生財之大道。不在專利。則不私其有。而自享安富尊榮之奉。此是舍財以發達其身也。不仁之君。不知生財之大道。專利於上。而朘民以生。由是天下離心。而有敗國亡身之禍。此是舍身以發達其財也。散財聚財。利害之逈絕如此。且仁者以財發身。終未

有無財者也。葢君以是心愛民之謂仁。民以是心報君之謂義。上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有矣。未有輕徭薄賦。上以愛惜黎元爲念。而下不知感激愛戴。各輸忠悃好義以報効者也。下不好義。因之不終其事者有矣。未有好義。而於分所當爲之事。不踴躍趨赴竭力以圖其成者也。至於好義。則力之出於己者且不惜。而況府庫之財。君所積貯。未有不爲之防護保守。而財不爲吾有者也。上一好仁。而

其效如此。蓋仁者通天下為一身。不問有無。不言多寡。天下之滋榮。即一身之滋榮。上以此愛下。下以此報上。散財之效。不大彰明較著耶。人主安可以不務志仁乎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此二節書是反覆義利之辨見用人理財之原相合也曾子曰魯大夫孟獻子之言曰人臣初仕為大夫家畜馬乘已食君祿不當理論雞豚小事侵民之利卿大夫以上喪祭得以用冰之家既有厚祿不當又畜養牛羊侵民之利至若卿有采地可出兵車百輛之家其賦稅所入自足以供給用度不當養畜聚斂之臣剝下奉上奪取民財與其有聚斂財

貨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但能
傷己之財。而聚斂之臣。則至於傷民之命也。
獻子之言。雖爲有家者訓。而實爲有國者言。
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己。以利爲利。但當
公利於民。以義爲利也。且夫以利爲利。果眞
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豈是
君上之本意。必有小人借此希寵干進。倡爲
富國之說以導之。人主不察其掊克之害。以
爲長策。付之重任。不知小人之使爲國家。專

事聚斂。民窮財盡。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菑人害。雜然並至。此時即有善人君子。極力挽回。而事勢已去。亦無可如之何矣。求利未幾。害即隨之。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利爲利。而當以義爲利也。總而論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在公好惡。公好惡之要。不出理財用人二端。誠能慎德以清其原。忠信以立其誠。擧用舍之公。嚴義利之辨。則得國得衆。不外是。祈天永命。亦不外是。將格致誠正。至此有實功。修

齊治平至此有全效所謂明德新民信乎其能止於至善也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一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中庸上

中庸一篇乃列聖相傳之心法。子思懼其久而失眞。故筆之於書。以詔後之學者。凡三十三章。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其功在致知力行。其要在誠身盡性。始於存養省察。極於知化達天。實體是書之意而行之。則先聖之統。不患無傳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此一章書是子思正道統之傳。以明天人合
一之理。首節乃先言道之所自來也。子思曰。
學問之理。莫精於性命。聖賢之功。莫大於道
教。世亦知性道教之名。果何謂哉。蓋天之生
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即賦之理以成性。故在
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
不由是而出。在人則為仁義禮智。而四端五
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其稟受賦
畀。即如天之命令。所謂性也。由是循其性之

自然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仁而爲父子之親義而爲君臣之分禮而爲恭敬之節智而爲是非之辨其應用酬酢無非性之本有而不參以人爲之私所謂道也然性道雖人所同得而氣稟有清濁厚薄之異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閒而不能盡率其性者有矣惟聖人因其當行之道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爲法於天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齊之以政禁之以刑使賢者可俯而就不肖者可

企而及。以復其性分之所固有。所謂敎也。葢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淺近。道由敎而明。言道而不言敎。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空虛。道之大原。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所以脩道之功須臾不可離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此二節書是言道不可離而君子能盡靜存動察之功也。子思曰。道率於性。性無不有則道無不在。大而綱常倫類。小而日用飲食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充塞天地。貫徹古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如道而可離則非率性之謂矣。故聖人爲教。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君子爲學。亦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而其所以持守之功。止有動靜兩端。當其靜也。不待目有所睹而始戒愼也。雖其所

不睹之頃。未與物接。此心常惺惺然戒謹祇愼而不敢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始恐懼也。雖其所不聞之頃。寂然不動。此心常凜凜然惶恐危懼而不敢忘。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靜中有須臾之離也。及其動也。人弟知衆著之爲見。不知幽牘之處。意念一發。而善惡之幾已動。是至隱而萬象以昭。豈不是莫見乎隱。人弟知共彰之爲顯。不知細微之事跡雖未露。而善惡之幾已萌。是至微而萬形以

具。豈不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之地。尤加警醒。時時敬慎。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動時有須臾之離也。蓋理欲之關。天人之介。由此入彼。間不容髮。惟戒懼以全其體。則靜時皆存性之功。慎獨以審其幾。則動時皆見性之地。此君子之學。莫大乎主敬。一動一靜。密於無間。所以能須臾不離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此一節書是即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也。子思曰。君子主敬之功。其於道不敢有須臾之或離者。蓋以道之體用。即人之性情也。如人與事物相接。順意而喜。拂意而怒。失意而哀。得意而樂。四者人之常情。當其未發之時。渾然在中。心無一物。無所偏倚。謂之中。及其既與物接。喜怒哀樂。隨其所發。皆當乎理。心體暢洽。與未發之中。全無乖戾。謂之和。是中也者。

性之德而道之體。寂然不動。全體已具。至無而灑天下之有。至虛而宰天下之實。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根本於此。乃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而道之用。感而遂通。四達不悖。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不異乎一人之情。古今事物之變。莫不共由於此。乃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外於心之性情如此。此靜存動察之功。所以不容少間。而道之不可須臾離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一節書。是言體道之極功也。子思曰。中和之理。約之雖在一心。放之則彌六合。特患工夫不至。故功化未神耳。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時。所以戒懼者愈密。以至於至靜之中。毫無偏倚。是能推致夫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以至於應物之處。毫無差謬。是能推致夫和之極。而達道行矣。由是吾之心正。而天

地之心亦正。七政四時不愆其度。山川嶽瀆各得其常。而天地以位焉。吾之氣順。而萬物之氣亦順。魚鼈鳥獸。咸若其性。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以育焉。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大本達道。自有全量。致中和之效驗如此。合而觀之。天命謂性。天之生人也。戒懼慎獨人之事天也。中和位育。人之成天也。人心即天心。故心盡而天應。人事即天事。故事脩而天從。君天下者。誠能靜存動察。履中蹈和。神

與性會心與天通則天淸地寧萬物茂育可還至而立效豈虛語哉

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此一章書是嚴道統之防也子思曰仲尼之言曰日用常行皆有無過不及之理是爲中庸乃天命所當然而人心之所同有者然惟君子爲能體此中庸與之適合若小人則於

中庸之理。小人相違背而反是焉。仲尼之言如此。夫中庸之理。人所同得。乃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何哉。蓋君子靜時。旣能戒愼恐懼。心存天理。而動時又能隨時處中。合乎大道。此所以爲中庸也。小人靜時。旣心徇人欲。而動時又肆欲妄行。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辨。只在敬肆之間而已。要之道統之傳。必宗仲尼。垂訓立教。昭如日月。子思懼賢智之害道。又恐邪說之亂眞。故引孔子之言

以嚴其防。見中庸之統必歸君子。而非小人之可得而竊取也。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此一章書。是言中庸之妙以醒世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之理。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無太過。亦無不及。乃日用尋常所遵行而不可易者。眞盡美盡善。而無以復加矣乎。但今世之人。氣質多偏。復爲習俗

所囿。故所知所行。非流於太過。即失之不及。鮮有能適合乎中庸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中庸之道。本人心所同具。天理之當然。乃小人反之。而衆人又鮮能之。必賴脩道立教之聖人。斯胥一世而歸於至善之域也。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此一章書。是明中庸鮮能之故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如江河之行於地。豈有阻塞。而不行者。今乃不行於天下。我知之矣。蓋行道由於明道。世之資稟聰明者。既窮高極遠。知所不必知而過乎中。愚者又蔽於一曲。暗於大道。而不及乎中。是智者既以道爲不足行。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如日月之明於天。豈有晦昧而不明者。今乃不明於天下。我知之矣。蓋明道自能行道。

世之資稟賢能者。既駭世驚俗。行所不必行而過乎中。不肖者又安於故常。溺於物欲。而不及乎中。是賢者既以道爲不足知。而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若此者。豈道之遠於人哉。夫道命於天。率於性。乃尋常日用之所不能外者。但人由之而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譬諸飲食。人於終日間。誰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滋味者。使其能察識焉。則不出飲食之外。而自得其味之正。

不出日用之外。而自得乎道之中矣。可見誰非道中之人。誰可須臾離道之人。是在勉强學問。化其氣質之偏。而合乎理義之中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一章書。是慨當世之不能行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道。惟其明之者寡。所以行之者鮮。其不行於天下矣夫。夫以當行之理。而人莫之行。豈非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

耶。是必開天明道之聖人。乃能立萬古行道之極也與。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此一章書。是舉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人非知無以見道。然而知有大小。即量有偏全。惟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人之聰明。自用則隘。博攬則宏。舜

抱濬哲文明之資。而不敢自恃。每事必問之於人。虛心體訪。毫無勉强。卽芻蕘之言。以爲至理所寓。細加審察。不以淺近而忽之。其無遺善如此。於所問所察之中。有言之不當於理者。則隱匿包容。未嘗宣露。恐沮其來告之意。言之當於理者。則播揚稱贊。使之勸勉。以堅其樂告之心。其廣大光明又如此。然言雖當理。而衆論紛紜。或大過。或不及。有兩端焉。於是兼綜衆說。權衡輕重。以求其義理之至

當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然後措之事業見諸施行就衆說所有之中還用之於民而己不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又如此此不自恃其聰明而合天下之聰明爲聰明不自恃其才識而合天下之才識爲才識故其知益精其量愈廣舜之所以爲舜者其以斯乎蓋問察隱揚有以見其寬宏博大兼該衆善而無遺執兩用中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善而無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

而道之所以行也。夫千古聰明睿智之君首推虞舜。疑有高天下而不可及者。乃虛懷若谷。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可見知之所以大者在乎明目達聰。而不在恃一人之見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一章書是舉道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子

思曰。孔子之言曰。明於理者。必能固守。猶之明於事者。必能避患。今之人皆自許曰。凡事之未來。我皆知之。宜其防患於微也。乃禍機當前。茫然不覺。有如禽獸羅於罟擭陷阱之中。尚不知退避。安得爲知乎。今人之爲道者亦然。其自言曰。凡理之至微。我皆知之。宜其能擇而守也。乃於中庸之理。雖亦知辨別出來。而竟爲私欲所間。不能守於期月之近。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蓋見之明。方守之定。守之

不固。正坐見之不眞爾。然則格物致知。顧不重且要哉。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一章書見必如顏子爲人。而後道始可明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中庸之理。散見於事物之間。但在人能擇而守爾。惟顏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詳加辨別。以求所謂中

庸者但得一至善之理即躬行實踐拳拳然拳持在心胸之間堅守而不復失矣蓋顏子惟知之眞所以守之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學顏子之學者宜留意焉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言中庸擇守之難以起下

章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下國家至難治。然有明敏之才者。可以使之均平。爵祿人所爭慕。然有廉潔之操者。可以辭之而不顧。白刃人所畏犯。然負勇敢之質者。可以蹈之而勿避。此皆不爲難事。惟是中庸之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於日用常行之事。而有至當不易之理。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未易幾此。此所以中庸不可能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豈可不純其擇守之功哉。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一章書。言必得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也。子思曰。昔者子路求所以操持堅定。足以

任道者。故問於孔子曰。如何乃爲剛強。孔子曰。強亦不一。今汝之所問。其囿於南方之風氣。而爲南方之強與。其囿於北方之風氣。而爲北方之強與。抑根於義理。不囿於南北。而爲汝學者之強與。何言乎南方之強也。如人有不合於理。則寬容柔順以敎之。或有以橫逆相加者。亦直受之而不報。是爲南方之強。蓋南方風氣柔弱。故其人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而以含容之力勝人。其長厚之風。猶近於

君子之道。君子居之。何言乎北方之強也。彼戈兵甲冑之屬。凶器也。乃視若衽席而安之。雖至戰鬬而死。亦無厭悔之意。是爲北方之強。蓋北方風氣剛勁。故其人能爲人之所不敢爲。而以果敢之力勝人。其武勇之習。一純乎強者之事。強者居之。若汝之所當強者。非君子之強乎。君子之處人。藹然可親。而又志節凜凜。不肯隨波逐流。違理從衆。是爲和而不流。其強也不亦矯乎。君子之處己。卓然守

正。而始終極其堅定。不至有所傾撓依附。是爲中立而不倚。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有道之時。君子則以行道濟時爲念。不肎變未達時之志行。其强也不亦矯乎。當國家無道之時。君子則以守義安命爲主。即至於死地。而不肎變平生之節操。其强也不亦矯乎。蓋南北之强。在以氣質勝人。君子之强。則惟以義理自勝。有君子之强。而後中庸可能矣。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一章書是以中庸之道歸諸聖人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以知人之所不必知過爲詭異之行以行人之所不必行其意蓋欲求名也而人情又厭常喜新故傳之後世容或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爲所不當爲者也我則止求吾所當

爲者。而此隱怪之事。斷然弗爲之矣。又有求道之君子。亦知道之當爲。勉力遵行。乃不能實用其力。至於半塗而廢焉。此失之不及。不當已而已者也。吾則行之於始。必要其終。而自弗能已矣。至於備道之君子。所知所行。無過不及。依乎中庸之理。是與道爲一者也。雖其闇然自脩。或不見知於當世。而絕無怨悔之心。是與道相終始者也。非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聖人。其孰能之。有志於中庸之道者。

其亦當知所取法矣。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此一章書是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而極言道之無所不在也。子思曰。道命於天。率於

性。人人具足。而盡之者惟君子。則道屬之君子矣。夫君子之道有體有用。其用廣大而無窮。其體微密而不可見者也。以知而言。雖夫婦中之愚者。亦有本然之良知。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知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生知之聖人。見聞所限。亦有不盡知者焉。以行而言。雖夫婦中之不肖者。亦有本然之良能。於凡日用常行之理。亦有能行之者。及其全體之至。雖安行之聖人。時勢所阻。亦有不盡

能者焉。不但聖人。雖天地如此其大也。而或覆載生成之有偏。或寒暑災祥之失正。亦不能盡如人意。而人猶有怨憾之者。是道不遺於常人。而亦不盡於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故就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遠不包。天下安得更有大於道者。而能載之乎。語其小。則無微不入。天下安得更有小於道者。而能破之乎。君子之道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故曰君子之道費

而隱。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二節書是引詩以證道之費而隱。而又結言之也。子思曰。道之費而隱如此。不可觀詩而悟乎。大雅旱麓之篇有云。鳶之飛則至於天。魚之躍則在於淵。詩果何言乎。蓋鳶之飛。有所以飛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有所以躍者。是言道之昭著於下也。夫天地

間無非物。即無非道。舉一鳶而凡在上者可知。舉一魚而凡在下者可知。道之費於此益見矣。而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豈不隱乎。總而論之。君子之道。由其一節而論。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知能有所不遺。及推而極之。以求其全體。則天高地下。莫非此理之昭著。又何知能之可遽盡乎。道之不可離如此。此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與。

右第十二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言道不離人。而因示人以體道之實功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道率於性。不外人倫日用之間。何嘗遠人。故爲道者爲人而已。若人之爲道。必欲離人而求諸高遠。便

非所謂率性之道矣。何以見之。幽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其長短法則。卽在所執之柯而不遠矣。自我言之。所執者一柯。而所伐者又一柯。邪目視之。猶有彼此之別。而以爲遠也。若道則與人爲一。非若柯之有兩。故君子治人。不過就人身原有之理責成於人。苟人而能改。則亦已矣。更不多求於人之外也。豈欲其遠人以爲道哉。夫道不遠人。亦以不遠於人之心爾。若能盡己之

心而忠。推己之心而恕。則私去而理見。去道自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非理施諸己。此己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心度人心。知其與我無異。亦勿以施於人。以此求道何遠之有。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此一節書是孔子自言其不違人以爲道之事也曰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反之於丘則未能一焉如所求乎爲人子之理欲盡孝以事父乃我之所以事父未能盡孝也所求乎爲人臣之理欲盡忠以事君乃我之所以事君未能盡忠也所求乎爲人弟之理欲盡弟道以事兄乃我之所以事兄未能盡弟也所求乎朋友之理欲盡友道以交友乃我之所

以先施於友者未能也。然必如何以求其能哉。蓋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發之為言。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易至於不足。不敢不脩德而益勉其行。言易至於有餘。不敢有盡言而益求其謹。惟謹之至。則所言者皆與所行相顧。而無言過其行之慮。所行者亦與所言相顧。而無言不逮行之患。君子之於言行如此。豈不為慥慥篤實者乎。此我之

所當取法以自脩者也。豈遠人以爲道哉。世之求道者每舍人倫物則之常。而騖於高深渺茫之域。不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既失其所以爲人。又安問其所以爲道乎。亦惑之甚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隨在盡道之意。子思曰。凡人所處之位不同。各有當行之道。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盡其所當行之道。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求盡於本分之內。自不暇及於本分之外也。所謂素位而行者。何也。人之所遇。惟順逆兩境。而皆有可安之處。如見在富貴。則行富貴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淫。見在貧賤。則行貧賤所當行之道。而不至於濫。見在夷狄。則行夷狄所當行之道

而不改其行。見在患難則行患難所當行之道。而不變其守。道隨在而盡。則心亦隨寓而安。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本心之理焉。所謂素位而行者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三節書是言君子之學。正己反求。而不願

乎外也。子思曰。大凡人居上位。則好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好附勢以援上。君子則不然。在上位。則不侵陵乎下。在下位。則不攀援乎上。惟知正己。求完己之分內。而無邀求於人之心。夫有求而不得則怨生。今無求則自無怨。但見中心泰然。雖上而不得於天。亦順受其正。而無所怨憾於天。下而不合於人。亦安於所遇。而無所罪尤於人。又何願於外乎。惟其素位而不願外。故君子一身之所履。雖有

順逆之境而宅心平易隨寓而安至於窮通得喪一聽諸天命之自然而無一毫慕外之心豈若小人逞其私智於傾險之塗以妄求幸得之福哉是道也夫子蓋嘗言之矣夫子有曰射雖一技之微而其心則有似乎君子何以見之蓋君子凡事皆正己而不求於人即如射者失諸正鵠之的而不中但反求諸己以爲技藝之未精更不怨勝己者故曰射有似乎君子觀此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

乎外益可見矣。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是示人入道之序也。子思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而求道之功。則必以漸而進。謹於彝倫日用之常。而後可造夫聖神功化之極。審於隱微幽獨之際。而後可底於中

和位育之全。辟如人欲行遠。必自邇始。邇即所以為遠也。辟如人欲登高。必自卑始。卑即所以為高也。君子之道。正與行遠登高相似。小雅棠棣之詩有曰。人能於閨門之內。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無有不和之處。兄弟之間。翕然友愛。既極其和樂。且又久而不變。則能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帑矣。詩言如此。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如此。則父母之心。其亦安樂矣乎。夫即一家言

之。父母在上。是高遠者也。妻子兄弟在下。是卑邇者也。由妻子兄弟之和。而遂致父母之順。豈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乎。求道者。可以知其序矣。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此一章書是卽鬼神以明道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二氣之良能爲鬼神。其爲德也。流行不窮。殆至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天下惟有形者可見。鬼神無形。雖視之而弗見。惟有聲者可聽。鬼神無聲。雖聽之而弗聞。然鬼神雖無形無聲。而凡有形有聲之物。皆鬼神爲之體。不可得而遺也。至無而至有。至虛而至實。何其盛耶。卽以祭

祀一端驗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皆齊明以肅其心。盛服以肅其身。於以奉承乎祭祀。斯時也。但覺鬼神之精爽。洋洋乎流動充滿。恰如在上一般。而在上皆鬼神也。恰如在左右一般。而左右皆鬼神也。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於斯驗矣。試觀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雖極其誠敬。尚恐有愧。況可厭射而不敬乎。觀於此言。益可以見鬼神體物而不遺矣。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

物不遺。又極其顯。何哉。蓋鬼神之屈伸往來。總一實理爲之。所謂誠也。惟其誠則有是理。必有是氣。自發見昭著而不可揜如此。此夫此鬼神之德。所以爲盛也。人之體道者。焉可不以存誠爲要務哉。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見舜能盡庸德之量也。子思曰。孔

子之言曰。人子事親。皆當盡孝。然惟古帝舜。其爲大孝也與。夫爲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舜則生知安行。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孝爲何如。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尊爲天子。其尊親之孝爲何如。非富不足以養親。舜之富奄有四海。以天下養。其養親之孝爲何如。且上而使宗廟饗天子之祭。所以爲親光前者至矣。下而使子孫保諸侯之封。所以爲親裕後者至矣。舜之德福兼隆如此。誠有

非常人可及者。此其所以爲大孝與。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四節書。是言聖人有大德而後能備大福也。子曰。夫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爲大孝然德又福之本也。故有聖人之大德。而德中自

有尊榮。必得天子之位。德中自有福厚。必得四海之祿。德中自有令聞。必得顯著之名。德中自有久道。必得永遠之壽。皆理之自然。不求而自應者也。此豈天之有私乎哉。嘗觀於天之生萬物。必因其材質之可厚而加厚焉。如物之栽植者。本有生意。便從而培養之。至物之傾仆者。本無生理。便從而覆敗之。或培或覆。皆物之自取。而天未嘗有意於其間也。嘉樂之詩有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然

昭著之美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是為天所眷顧。而受天之祿。天既保愛之。佑助之。而命為天子。又從而申重之。保佑之不已。使之獲福於無窮。此天之眷德。又有可徵者也。由此觀之。可見有大德者。必然受天之命而為天子。今舜既有是大德。則其受上天篤厚申重之命。而享祿位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者爾。尚何疑哉。夫舜之德為大德。斯孝為大孝。舜聖人也。而實孝子也。舜之

聖。聖之孝者也。舜之孝。孝之聖者也。故爲天下萬世法。

右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所言文武周公之事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自古帝王。於父子

創述之際多有不足於心之處。即不能無憂。若全無所憂者。其惟我周文王乎。何以見之。文王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積功累仁。造周家之基業。是賢父作之於前也。武王繼志述事。集周家之大統。是聖子述之於後也。父作子述。前後皆有令德。文王之心。更無不足之處。此其所以無憂也。文王之事如此。至於武王述之之事。更有光大前人者。周自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

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是時人心天意無不順應王業之端緒始基之矣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應乎人心順乎天命誅紂無道壹著戎衣遂克商而有天下是時諸侯率從萬姓悅服東西南北無不稱功頌德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於是易侯而王而尊爲天子化國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上而祖宗則隆以王者之稱祀以天子之禮自文王以前皆奉於宗廟而饗之下而子孫則傳世三十

歷年八百。自成康以後。皆守其基業而保之。無非承祖考之烈。順天人之心。而合乎理之所當然也。武王之事如此。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一節書是言周公制禮以全武王子述之事也。子曰。武王受命爲天子時。已未年矣。凡所以述文王之事。尚有欲爲而未暇及者。周公乃身任其責。因時制禮。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以成文武之德。近而追崇古公爲大王。季歷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蓋推文武之意。而及乎王迹之所起也。遠而自祖紺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饗。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

無窮也。斯祀禮也，皆本乎天理之安，人情之至，豈獨自盡其孝已哉。又推之以及天下，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之禮，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之禮，祭則以大夫之禮。蓋葬用死者之爵，貽之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俾盡其情也。又制爲喪服之禮，期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而止。天子諸侯，無伯叔昆弟之喪，親不

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此乃父母之喪。子於父母。罔極之恩。無分貴賤。貴不敵親也。追王上祀之禮。致孝於祖先。葬祭喪服之禮。推及於天下。皆緣情制禮。周詳曲當。以成文武之德也。周公之事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體中庸之道。當以文武周公爲法。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一章書是引孔子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而言其所以盡孝者在繼述也。子思曰孔子之言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一家未必達之天下。惟武王周公能推其孝親之心盡倫盡制使人人皆得以盡其孝所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而無異詞。其達孝矣乎。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遂而成就之爲繼

不必前人有此志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爲述不必前人有此事而吾之所爲當可則易地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此所以因時隨分一酌乎理而推四海傳萬世而爲達孝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

毛。所以序齒也。

此二節書是舉武周所制祭禮以明達孝也。子曰。武王周公之所以善繼述者。即其所制祭祀之禮可見也。自春徂秋。四時皆有祭。臨祭之時。於祖廟中。門堂寢室。必加灑掃整飭。以致其嚴潔。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必陳而列之。以示能守。於先王所遺之裳衣。必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其如在之誠。於四時之食。各以時物薦之。以奉人者薦神。而將其

生事之敬。其於時祭之致孝者有如此。再以祫祭之禮言之。宗廟之次。在左者爲昭。左。陽也。昭取陽明之義。在右者爲穆。右。陰也。穆取陰幽之義。此建立宗廟之位置也。當祫祭於太廟。則羣廟之子孫。皆來與祭。其宗廟中序立之禮。亦依祖宗世系。以次相序。乃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有公侯伯子男。內朝有卿大夫士。皆序之以爵。爵尊者在前。卑者在後。乃所以辨

其孰爲貴孰爲賤貴貴使不越也其同姓異姓與祭俱有職事如宗掌祠祭祝讀祝文至於司尊司爵之類皆事也序其執事惟賢是任乃所以辨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與趨事之嫺熟賢賢使不掩也祭畢而飲福則同姓兄弟與異姓之賓衆人互相勸飲謂之旅酬必使各家在下之子弟舉觶於其在上之父兄以相酬酢乃所以逮及賤者亦得以有事爲榮幼幼使伸敬也至異姓賓退獨燕同姓

則以毛髮黑白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乃所以就尊畀中各序年齒。不論貴賤。老老以加敬也。其廟中恩義之周悉又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二節書。是結言繼述之善。而又悉舉禮制之通於治道也。子曰。武周所制祭祀之禮。旣

善且備如此。皆善體先王而爲之者也。先王對越祖考。有位焉。今所踐者。卽其位也。先王升降周旋。有禮焉。今所行者。卽其禮也。先王聲容感格。有樂焉。今所奏者。卽其樂也。祖考是先王之所尊者也。今春秋祭祀用致誠恪於上。以敬其所尊。子孫臣庶。是先王之所親也。今周列在廟。廣推恩義於下。以愛其所親。以此觀之。武周之奉事先王。事死猶夫事生。事亡猶夫事存。眞善繼善述。無所不至。孝之

極至者也。稱曰達孝。不亦宜乎。然祭祀之禮。又不止此也。有郊社之禮焉。郊以祭天。冬至祀天於圜丘。社以祭地。夏至祀地於方澤。蓋所以奉事上帝與后土。答其覆載生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焉。或五年一禘。而合饗於太廟。或四時有祭。而分薦於羣廟。蓋所以祀其祖先。盡吾報本追遠之誠也。夫郊社之所以享帝。禘嘗之所以享親。其禮至大。其義至精。惟聖人能制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能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仁孝之理。推之萬事萬物。無所往而不當。治國之道。即此而在。其如視諸手掌。甚明而易見者乎。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而且通於治道。有如此。子思引此。以見武周之孝。盡倫盡制。皆有合乎中庸之道。是亦費之大者也。帝王以孝治天下。於制禮作樂。理明治幽之間。宜加之意焉。

右第十九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二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中庸 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此一章書。是子思引孔子論政。以明中庸之道也。通章以人存政舉爲主。而其大要不外乎脩身。昔哀公問政。孔子對曰。爲政之道無他。法祖而已。昔我文王武王。以聖人爲君。又

有周召諸臣。為之輔佐。當時所行政事。酌古準今。萬世無弊。今猶布列於方策之中。若周官周禮諸書。昭昭乎如揭日月。循而行之。固不難也。但有治法。必有治人。使當今之時。上有勵精圖治。若文武之君。下有實心任事。若周召之臣。則紀綱法度。燦然具舉。文武之治。可再見也。不然者。無治人則無治法。其人既亡。其政亦遂滅息。方策所載。徒文具爾。所以然者。蓋人之為道。能敏速於政。元首股肱。一

心一德。興利除弊以收明作之功易易也。猶夫地之爲道最能敏速於樹。土脉時動萬物資生。百果草木勾萌甲坼。無留待也。人政之相因如此。而況文武之政也者。顯謨承烈盡善盡美。朝發夕效。尤爲敏之至極者。如草中蒲葦。比之他物。其生爲尤易也。可見政舉非難。人存爲難。君與臣奮志求治而謂文武之政不可復。未之有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

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二節書是以行政責於君身。而指仁義禮爲脩身之要也。子曰。人君欲行文武之政。止在選建賢才而任用之。賢才進用。則百度振舉。故爲政在乎得人。然人君一身。乃臣下之標準。如欲取人。必先脩治其身。然後好惡取舍。皆得其宜。而賢才無不望風樂附。故取人莫若以身。若脩身又必於五倫之理。各盡其

當然之實。然後綱常彝紀。反身而備。故脩身莫若以道。若脩道文必全乎本心之德。慈愛惻怛。周流無間。則倫理之間。一一皆眞意貫徹。故脩道莫若以仁。脩道以脩身。脩身以取人。人存政舉。一以貫之矣。夫脩道而必以仁者何也。蓋所謂仁者。乃人生之初。所具惻怛慈愛之性。人之所以爲人也。雖日用彝倫。仁無不至。而其始必由一本以爲推廣。故惟親親爲大。有仁則有義。義者。乃吾心分別事物化

義之本。所以爲權衡庶務之宜也。然經權常變。神運無方。惟尊崇有德之賢。始能講明此理。施爲各當。故惟尊賢爲大。若親親之中。如父子則當孝慈。兄弟則當友恭。宗族則當惇敘。又有隆殺之不同。尊賢之中。德之大者。則師事焉。德之小者。則友事焉。又有差等之各異。其間輕重高下。皆由天理節文之自然。不可過。不可不及。乃禮之所生也。脩身脩道者。可不於是而審求之乎。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脩身之要尤在知天也。子曰。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則君子一身。實取人立政之本。苟身之不脩。則無以取人。卽無以立政。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莫大乎親親。苟不能善事其親。則無以爲擴充推準之本。身不可得而脩矣。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

仁。义必尊禮賢人。集思廣益。然後於親親之道。講究精微。是非辨白。繼志述事。無施不宜。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至若親親尊賢。各有等殺。皆天敘天秩。自然之理。知之不明。則親疎混淆。賢愚倒置。所尊所親。皆失其當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則親賢之等殺明。而所爲脩道以脩身者。不外是矣。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此二節書是詳言脩道之事而勉人以知行也子曰試舉脩身脩道者詳言之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有五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何謂五達道一曰君臣主於義二曰父子主於親三曰夫婦主於別四曰昆弟主於序五曰

朋友之交。主於信。此五者。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何謂三達德。一曰智。所以知此道者。二曰仁。所以體此道者。三曰勇。所以强此道者。此三者。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具之達德也。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在一誠而已。誠則眞實無妄。知仁勇之德。皆爲實德。而達道自無不行。不然。則僞妄得而入之。德非其德矣。又何以行達道哉。達德固所以行達道。然人之資稟。容有不齊。以知而言。

或有天性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者或有反覆討論待於學習然後知之者或有學而未達必至困心衡慮然後知之者此三等人聞道雖有早暮及既知之後其所至無異同一知也以行而言或有德性純粹安於義理自然能行之者或有眞知篤好亹亹不已若有所利而行之者或有力未能至勉强奮發而後能行之者此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及成功之後其所至亦無異同一行也人能勉

强學問。自强不息。豈氣稟之所得限哉。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二節書。是言下學入德之功。以爲脩身立政之本也。子曰。人之資稟。雖有不同。而變化氣質。未嘗無術。如智以明道。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討論古今事物之理。則聞見多而聰明日益。於以明理而近乎智。不難

矣仁以體道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自強
不息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則人欲盡而天
理復還於以進道而近乎仁不難矣勇以任
道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恥不若人常存其
憤發愧勵之心則志一動而氣隨之於以立
志而近乎勇不難矣夫脩身以道而知仁勇
三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苟知夫好學力行
知恥三者足以近之則有以入乎達德即有
以行乎達道所以脩治其身之事皆知之矣

在我之理。卽在人之理。旣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各盡其道者。無不知之。無間於物我矣。一人之理。卽千萬人之理。旣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各盡其道者亦無不知之。無分於遐邇矣。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脩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舉九經以明爲政之次序也。子曰。由脩身以推之。至於治人治天下國家。則人存政舉。施之有要。是故人君治天下國家。其經常之道。萬世不可易者。其目有九焉。首曰脩身。皇建有極。所以端本清源。爲天下國家之準也。次曰尊賢。師臣賓臣。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助也。次曰親親。敦睦九族。所以篤本支百世之誼也。由家以及朝廷。曰敬大臣。公

孤六卿。論道率屬。體統不可不優。曰體羣臣。庶僚百職。疏附後先。君恩不可不渥。由朝廷以及國。曰子庶民。元后作民父母。撫字之仁。所當弘也。曰來百工。制器所以利用。庀材治事。所當裕也。由朝廷以及天下。曰柔遠人。所以加恩賓旅。使不至有窮途之嘆。曰懷諸侯。所以奠安六服。使不至啓窺伺之心。此數者。其道有常。其序不紊。故謂之九經。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大要總不出此。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效也子曰九經具在患人主不能力行耳誠能脩治其身則達道達德渾然全備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倡道立而人皆知所則傚矣能尊禮賢人則啓沃有資於凡脩己治人之理貫徹通曉無所蔽惑

矣。能親其親則諸父昆弟和協輯睦無所怨嘆矣。能敬大臣則信任既專才猷得以展布。雖遺大投艱皆有所憑藉而於事不眩矣。能體羣臣則君以臣爲手足臣即以君爲腹心。爲士者感激思奮常恐無以報君上之禮遇矣。能子庶民則百姓蒙其恩澤皆歡欣愛戴。勸於尊上矣。能來百工則有無相易農末相資貨財生聚而器用贍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慕義皆傾心歸往而願出於其路矣。能懷

諸侯則感德者畏威咸翼戴王室夾輔天子。而天下安如磐石不可動搖矣。此九經之效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一節書。是言九經之事也。子曰。君身之所以不脩者。惟其憚於檢束。安於逸豫爾。是必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凡一切非禮之事。不敢妄動。若是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於道。乃所以脩身也。賢之所以不勸者。以讒言貨色。足以奪吾好德之慕爾。惟是屏絕讒邪。疎遠美色。賤惡貨財。而專心一

意以貴重有德之人如是則賢者彈冠相慶莫不樂爲之用乃所以勸賢也同姓之親惟恩義衰薄所以怨望易起是必尊其位而使之貴重其祿而使之富好與同好惡與同惡而不至於拂逆其情如是則諸父兄弟自然感悅乃所以勸親親也至於腹心大臣若使親理細事非惟體統有虧抑恐職務多曠必須廣置官屬足任指使之勞如此則爲大臣者得以坐論從容留意於社稷之長計矣乃

所以勸大臣也至於羣臣之衆待之不以誠則疑畏猜阻而任事之心衰養之不能厚則身家念切而徇國之意薄必須開誠布公待之以忠信賜予豐腆養之以重祿如此則感恩圖報樂赴事功乃所以勸士也至於民爲邦本苟使之不時則民力竭斂之太重則民財匱是必農務既畢役以公旬三日之制藏富於民遵守什一而稅之經則百姓財力有餘無不歡欣愛戴視之如父母乃所以勸百

姓也。至於百工技藝勤惰不一。若功薄而賞厚勞重而報輕則相率而爲偷惰矣。是必日加省視。月加考較。務使餼廩之賜與工作相稱。如此。則勤者益勤。而惰者亦皆勸於勤矣。乃所以勸百工也。至於四方賓旅。於其往時。則授之旌節以送之。使關津之間。不至阻滯。於其來時。則豐其委積以迎之。使道路之際有所資給。若其願留者。有善則嘉美之。而因能授之以任。不能則矜恕之。而無强其所不

欲。如此則恩義款接賓至如歸。乃所以柔遠人也。至於六服羣辟有子孫絕嗣者訪求支庶。使得繼其本宗。有失國播遷者錫以茅土。使得復其爵秩。亂者治之。使上下相安。危者持之。使大小相恤。比年而大夫小聘。三年而卿大聘。五年而君一朝。不疏不數。各有其時。恐其力之難繼也。且其朝聘之時朝廷之燕賜則厚而禮節有加。羣后之貢獻則薄而方物有常。恐其財之困絀也。如此則諸侯皆將

竭忠王室歸命恐後乃所以懷諸侯也此九經之事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此二節書是言行政必本於誠而誠又貴乎豫立也子曰人君為天下國家其九經之道廢一不可然所以行此九經者亦不外一誠而已矣蓋天下必有此實心乃有此實事若

有不誠則紀綱法度皆是陳迹虛文緣飾將何以治天下國家哉且不獨九經而已但凡天下之事如達道達德九經之類能先立乎誠則凡事皆有實意自能成立苟非先立乎誠則事皆虛僞必至廢壞如人之言語能先立乎誠不有妄發則言爲德言自然順理不至窒礙人之行事能先立乎誠不有妄動則事皆有主迎機導窾不至窮困身之所行者能先立乎誠則中倫中理光明正大何疚之

有。道之當然者。能先立乎誠。則左右逢原泛應曲當。何窮之有。苟其不誠。則言事行道無施而可。是以凡事必須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一節書。是言凡事皆本誠身。而誠身之要。

尤在明善也。子曰。達道達德九經之屬。皆欲前定乎誠。卽如在下位者。若欲治民。必得上之信任而後可。苟上之信任不專。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雖欲施設政教。而人不從。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先獲上也。然欲獲乎上。非遽求之上。必視其處朋友如何。若平日爲人。不見信於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欲獲乎上難矣。故獲上必先信友也。然欲信乎朋友。非遽求之朋友。必視其事親如

何若平日居家不能承順父母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欲信乎友難矣故信友必先順親也然欲順乎親亦非遠求之親必視其身之誠不誠如何若反求諸身未能眞實無妄則大本已虧雖有事親之虛文無愛親之實意欲順乎親難矣故順親必先誠身也是則一誠其身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施不可誠身之所繫何重哉而誠身之道安在在於明善而已善者何即人心中所具天命之性

也。誠能格物致知。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考之詩書之內。講之師友之間。以先明乎善之所在。知之既眞。行之自力。身自無有不誠。苟其不然。以妄爲眞。以欲爲理。雖欲勉强矯飾。而誠中形外。自不可掩。欲求誠身。豈不難哉。蓋天地間萬事萬物。徹上徹下。不外一誠。在下位者。凡有所爲。尚且不可不明善以誠身。况人君一身爲天下瞻仰。所以孜孜豫圖。爲制心制事之本。舍誠何以哉。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誠身而言。以見誠身雖有天人之異。而自然與勉強。總歸於誠身。而不可偏諉也。子曰。臣言誠身在明善。而誠之所以為誠者。原是天所賦畀於人。眞實無妄。不假脩為。此繼善成性。自然而然之道也。其所稱為誠之者。則因氣稟物欲所累。必由功

力克治。以至於眞實無妄之地。此人事所當自盡之道也。誠者之事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待勉强。而於道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全乎天而無假於人者也。誠之者之事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不爲疑似所惑。然後可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不爲物感所移。然後可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而盡人以合天者也。夫誠身之道。固有

天人安勉之殊。然自古聖人。雖神靈天亶。未有不加省治。而坐臻純備者。所以堯舜相傳。必致嚴人心道心之辨。文王致頌。惟克盡緝熙敬止之脩。其要在乎存天理。遏人欲。不敢恃其徇齊之質。而孜孜黽勉。自同下學。人主誠不可不知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此三節書。是詳言擇善固執之目。而欲困知勉行者。實用其功以進德也。子曰。誠之者之道。在擇善固執。而擇善固執之條目如何。蓋天下之理無窮。非學不知。而學必博。然後聞見無遺。則在博學之。學之中有未知者。非問不詳。而問必審。然後是非不惑。則在審問之。

即問之已明者。非思索不能親切。而思必慎。然後切實不浮。則在慎思之。即思之已得者。非辨別不能窮微。而辨必明。然後精粗無間。則在明辨之。擇善至此。既極其精矣。由是體諸日用之間。由內達外。舉凡學問思辨之所得。一一皆求踐其實。而不徒為虛見。則在篤行之。擇善固執二者之條目如此。有如依此條目。實用其功。弗學則已。學則一理弗能體備不止。弗問則已。問則一事弗能理會不止。

弗思則已。思則一節弗能貫通不止。弗辨則已。辨則一端弗能剖晰不止。及其驗諸當身。弗行則已。行則一事弗能踐履篤實底於有成不止。他人以一而能。己寧加百倍之功。他人以十而能。己寧加千倍之功。但恐天下有志者少。畏難苟安。或至半塗而廢爾。果能用此工夫。則義理自然融會。氣質自然變化。雖愚昧者。亦將貫通而日進於明。雖柔弱者。亦將剛毅而日進於強。斷斷必然。無可疑者。可

見人君奮發有爲。以達德行達道。苟能用勉强之力。雖在中主。無不可致道德治功之盛。況天錫智勇。超出尋常萬萬者乎。聖人勸勉之意切矣。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子思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欲人由教返性。盡人以合天也。子思曰。吾因夫

子言誠者誠之者之分。而知等級雖殊。成功則一。自其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盡。由誠而明者。此從天命而來。不勉不思。自優於中道之域者也。謂之性。自其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明而誠者。此從人生以後。以擇以執。克盡乎脩道之功者也。謂之敎。性敎雖有天人之異。然德之實者。無一毫私欲之蔽。固然清明在躬。無所不照。誠即是明。而先明乎善者。用力既至。不爲僞妄所乘。自能實有其善。明

亦必至於誠。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敎與性同歸於一誠。孰謂人道之有異於天道乎。是在乎人之自勉而已。

右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一章書。是言自誠明之事。乃天道也。子思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性之本體原無一毫虛僞一分欠缺天地人物無不該具於內惟天下至誠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將天賦之理全體具足是爲能盡其性既能盡其性由是推之人卽能設立政教抑其過而引其不及則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由是推之物卽能脩立法制因其宜而制其用則能盡物之性夫人物皆天地所化育者也但天地能與人物以性不能

使人物皆不失其性。則化育亦有不及之處。至誠既能裁成輔相。以盡人物之性。而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然則天以化育行乎上。地以化育行乎下。至誠於其中贊之。是覆之者天。載之者地。位乎中而成覆載之功者至誠。至誠豈不與天地並立為三乎。此為盡性之全功。其體備如此。夫聖人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凡天地人物之理。無一非吾分內之事。必使三光明。四維奠。

一民一物。各得其所。然後此性方無虧歉。此古帝王所以終身猶病。兢兢業業。而不敢一刻稍自寬其責也。

右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一章書。是言自明誠之事。乃人道也。子思曰。至誠盡性。全體皆誠。其大賢以下。次於至誠者。未免為氣稟所拘。然其本然一念善端。

緣觸而萌。無時不在。則謂之曲。就其曲處。一一推致。如因惻隱之端推之至仁之極。因羞惡之端推之至義之極。以及禮之恭敬。智之是非。莫不皆然。曲既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爲能有其全體之誠。而曲者全矣。夫莫難於有誠。既能有誠。則充足於內。自然形露於外。非有意於形。而誠則必形。既形則日新月盛。無處非誠之著見。非有意於著。而形則必著。既著。則光輝發越。無處非誠之昭明。非有意於

明。而著則必明。然不但見於一身而已。既明。則人之望其德容者。皆觀感而興。羣起為善之念。非有意於動。而明則必動。既動則人皆回心向道。遷善去惡。而改其舊習。非有意於變。而動則必變。既變。則人皆相喻不言。渾忘於善。而幷無形迹。非有意於化。而變則必化。夫至於化。則由內及外。由己及物。過化存神。妙用莫測。惟天下至誠。為能若是。而致曲之效。至此無少異。則儼然一至誠矣。總之由誠

而形而著而明。卽是能盡其性。由動而變而化。卽是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但一以自然而能。一以致曲而至。一則堯舜之性。一則湯武之反。語其歸宿。則同乎聖人而已矣。

右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此一章書是言至誠先覺之體。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地間萬變酬酢。總不出一實理。吉凶悔吝。原自昭然燦列。人惟本性障蔽。往往當幾不能覺悟。獨有自誠而明之至誠。性體具足。於凡天下之事。無不前知。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之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事。或著見乎蓍龜。或發動乎四體。豈待禍福之至而始知哉。蓋天下禍福之分。只爭於善不善之介。方其最初。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惟至

誠能察其然。當善未著而有善之幾。卽知其福之將至。當不善未著而有不善之幾。卽知其禍之將至。非此心無一毫私僞。與鬼神合其德。安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此。故曰至誠如神。夫人主在上。內而一身休咎之徵。外而民生治亂之兆。近而奸邪忠佞之隱。遠而向背從違之幾。全在知之於蚤。然知初非有異術。惟是全體無私。至虛至公。自然如鑑之明。如衡之平。事物當前。舉莫能遁。此理最爲

眞實確有可以自信。若欲以推測億逆之私。
穖祥讖緯之數。用鈎距以誇才智借左右以
作耳目。未有不反爲外物所中者。適與至誠
相反而已矣。

右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
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此一章書。是言誠之者己物兼成之功。以明人道也。子思曰。凡人有生之初。其實理具於心者。謂之誠。人有此誠。方自成其爲人。蓋必心無虛假。然後身無虧欠。是誠者固所以自成也。而體此誠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乃人人所當自行。是道固所以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當自道哉。凡盈天地間皆物。終則復始。始則必終。無一非誠之所爲。即無一息非誠之所在。人之心若不誠。則一舉

一動皆爲虛假。無實心。安能成實事。雖有所作爲。猶之無物而已。是故君子探誠之原。又鑒不誠之弊。而擇善固執。以求至於眞實之地。誠之至此。眞有以自成。而自道亦無歉矣。夫君子誠之之始。固求成就一己。及誠之之後。又非但成己而已。天下人同此心。即同此理。旣有以自成。自然有以成物。何則。成己非他。克己復禮。無一毫私僞。所謂仁也。成物非他。知明處當。使各得其所。所謂知也。仁知二

者本吾性中固有之德。命之於天。有何外內之分乎。既無外內之分。將見其措諸施爲。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以貫之。無不得其當矣。可見仁知之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總在盡自道之功。以完自成之理。一人皇建有極。則天下之人。自然遵道遵路。經綸參贊。孰有外於此哉。

右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此一章書。是舉天地形容至誠。以明天道。而先言至誠無息之功用。以見同乎天地者。皆出自然也。子思曰。天理具在人心。但因私欲間斷。常有止息之時。而其功用。遂不能臻自然之妙。至誠之心。渾然天理。無不誠時。安有

止息之時。既無止息則自終始如一。常久而不變矣。存諸中既久。則自徵驗於外。而不可遏抑矣。既由久而徵。則凡所設施。自悠裕而綿遠矣。惟其悠遠。則積累之至。自廣博而深厚矣。惟其博厚。則發越之極。自高大而光明矣。由是觀其功用。所積既博厚。自能舉萬物而負荷奠安之。固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自能舉萬物而怙冒照臨之。固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而又悠久。則常載常覆。自能舉萬

物而曲成不遺。固所以成物也。夫能載物莫如地。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不與地配合無間乎。能覆物莫如天。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不與天配合無間乎。天地博厚高明。萬禩無有更易。故能成物。至誠亦能成物。則其悠久不與天地之無疆。迺一無二乎。至誠之功用如此。信乎爕然其章。煥然其變。且章變之極。事業備。而底於成矣。然章也。初無待表見而然。變也。初無待運動而然。卽成也。初

無待作爲而然。假令其博厚高明悠久。稍有矯强。而不本於誠之自然。亦烏能窮神入化。與天地合撰。而同其無疆也哉。然則欲體備至誠之理。必令此心人欲淨盡。一切溺志玩物。變倖狎昵之私。毫髮不雜。存諸中者旣貞一。發諸外者自弘大。漢唐以來。非無有爲之君。而本體不無虧缺。終不能與唐虞三代。絜功較德。故曰有純心。乃有純政。治天下斷自君心始。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此二節。言是即天地之道。以明至誠之道也。子思曰。至誠同乎天地。如此。然天地之道。亦止一言可包括而盡。無他。誠而已矣。蓋天地之氣化流行。皆是實理運用。未始有一毫參雜其間。其為物。蓋不貳而已。所以分為二氣。又分為萬象。種種生物之功用。誰得而測之。

夫天地之道。既可以不貳盡之。則其見乎功能。而各極其盛者。又豈外於至誠之所徵者乎。彼其含弘無外。而靜濬難測。此地道之博厚也。太虛上凝。而光明下濟。此天道之高明也。推行有漸。而渾闢無窮。此天地之道之悠久也。可見天地之不貳。即至誠之無息。天地之生物不測。即至誠之徵於功業之盛。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至誠之

謂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此一節書是極言天地生物之不測。以見其皆本於不貳也。子思曰。天地之道。惟誠一不

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不測之功用何以見之今夫天積氣也實有是理斯有是氣指其一處而言不過昭昭然鑄隙之明而天在焉若論其全體高大光明無有窮盡日月運行於天星辰布列於天萬物怙冒於天此天之生物不測也今夫地積形也實有是理斯有是形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撮之土而地在焉若論其全體則廣博深厚無有限量華嶽載於地河海振於地萬物負安於地此

地之生物不測也。至於天地所生之物。惟山水最大。而山水中所生。亦莫非天地之所生。今夫山。指其一處而言。不過卷石而山在焉。若論其全體。廣濶高大之處。草木生於山。禽獸居於山。寶藏興於山。此山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今夫水。指其一處而言。不過一勺而水在焉。若論其全體。淺廣不測之處。則黿鼉蛟龍魚鼈皆生於水。貨財殖於水。此水之生物不測。即天地之生物不測也。

可見天地之生物不測。總一不貳之所爲。與至誠所徵之功用。總一無息之所爲。其道一而已矣。設使天地不立其資始之原。將物物勞其化育。何以成變蕃之用。聖人不宅其神明之宰。將事事勤其設施。何以成浩博之功。是以聖人不治其多。而治其少。不求之於萬殊。而求之於一原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爲文也。純亦不已。

此一節書是引詩以證至誠天地同一無息也。子思曰。至誠之與天地爲一。於何證之。周頌之稱文王者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運行。其帝命所存之處。無聲無臭。幽深遼遠。而無一時之止息。蓋詩人之意以天之所以爲天。正以其無止息也。又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豈不顯著哉。由其德純一而不雜。天理完固。全體湛然。而無一

毫人欲之私間之。蓋詩人之意。以文王之所以爲文。正以其純一無間也。夫天道無有止息。固是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亦無有止息。純即是不已。文王與天。初無二也。夫自古聖帝明王。德盛化神。不獨文王爲然。但就文王觀之。可見人主一身。苟能存誠去私。自强不息以純備乎道德之實。則皆可以爲文王。皆可以爲至誠。即皆可以同乎天地之不已矣。其於治功民物之間。又奚患其不臻上理哉。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此一章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以明人道。而先贊美聖道之大。必待人而行。而深有望於脩凝之人也。子思曰。率性之道。唯天下之聖人。能體備之。大矣哉。廣濶周徧。無所不際。其聖人之道乎。何以見聖道之大。以其全體言

之。則洋洋乎流動充滿。無有限量。萬類雖多。皆此道發生長育。無一物非道。天雖高峻。皆此道充塞貫注。無一處非道。其包乎無外有然。以其散殊言之。則優優然充足有餘。巨細悉備。如人倫日用。經常不易之禮儀。數有三百。而禮儀中品節限制。周到完畜之處。數有三千。其入於無間。又有然。聖道之大如此。是道也。何可一日不行。而又豈可以虛行哉。必待其人而後行爾。若非至德之人。則局量淺

險。既不足以彙其全。識見粗疏。又不足以窮其細。欲將此道凝聚於身心。豈可得乎。夫道在天地間。其見於造化。則萬物所以變蕃。兩儀所以定位。其見乎人事。則君臣上下之大經。制度文爲之盛節。惟繼天立極之聖人。出而宰世。其道乃有專屬。天明地察。萬物得所。禮樂興而教化成。脩凝之功。豈可一日緩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此一節書是言脩德凝道之功專其責於君子也子思曰至道非至德不凝可見欲凝道者當脩德矣是故脩凝之君子知其道至大其功至難吾所受於天之理曰德性則必恭敬奉持戒慎恐懼以極其尊之之功而所以輔成其德性者曰問學又必格物致知精察體驗以盡其道之之事然是尊與道非可以一端盡也蓋德性本自廣大有以蔽之斯狹小矣惟袪其私意以推致夫本原而廣大之

中。原非空疎無物。必由問學以晰其事理之精微。而勿使有毫髮之謬焉。德性本自高明。有以累之。斯昇暗矣。惟去其私欲。以上達昭融。而高明之內。原非詭僻不經。必由問學以率乎日用之中庸。勿使有過不及之弊焉。德性之已知。本我故物。則勿忘勿助。涵泳以溫之。而又由問學以充拓理義。俾見其日新之詣焉。德性之已能。本極醇厚。則不離不琢。培養以敦之。而又由問學以體尚節文。俾底於

日崇之域焉。夫如是尊德性以植問學之本。又道問學以滿德性之量。則脩德之功既至。而至道有不凝者乎。所以君子知脩凝之功。全在存心致知二者。心不存。則私欲錮蔽。大本已失。固無一而可。心存而知不致。則天下事事物物。皆得扞格我聰明。眩惑我耳目。是非顚倒。黑白混淆。此心雖存。安能擴充其功用。而建無窮之盛德大業哉。聖賢示人入德之方。莫切要於此矣。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一節書。是言君子脩德凝道之後。無所處而不當也。子思曰。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聖人之道。全備於一身。自然所處皆當。蓋人之一身。所歷不外上下治亂之間。使君子在天子之位。則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其挾勢而矜驕者。必無有也。使君子在臣民之位。

自能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其越分而倍慢者。必無有也。若處國有道之時則闡位育經曲之道於其言。自足以鼓舞天下。風動四方。而其言足以興。如處國無道之時則斂位育經曲之道於其心。自足以獨善其身見幾遠害。而其默足以容。是爲上爲下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云。周之賢臣仲山甫既明於理文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即於殆。此詩之意其即此脩凝君子。上下

治亂無往不宜之謂與。然則聖人之道包含極大。而該洽極周。人主誠以脩凝之身。建配天立極之業。則其爲章程語默之間。足以垂世作範。而協應休祥。何可量哉。此聖德之所以不可不脩與。

右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以明人道而先引夫子之言見德位特之在天子也子思曰君子爲下之不倍蓋實有不可倍者在也孔子嘗曰愚而無德者宜守己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宜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專生乎今之世自宜遵守當代之法乃欲復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必獲罪於上而禍及其身者也由孔子之言而反覆所以取禍之由蓋一代之大權出於天子

如親疏貴賤。自有相接之禮體。惟天子可以議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議也。宮室車服器用。自有一定之尺度。惟天子可以制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制也。至於文之形像及聲音。惟天子可以釐正而考之。非聖人而爲天子者。不可考也。則夫自用自專。與生今反古者。其不爲禍之階也得乎。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三節書是言天下一統。非愚賤所敢自用自專也。子思曰。議禮制度考文。一歸於天子。則今天下。非昔周天子所立法以垂之後人者乎。文武成康之盛遠矣。而典章世守。莫敢不遵。以車而言。其轍迹之廣狹無弗同。是天子所制之度猶在也。以書而言。其形像與聲音無弗同。是天子所考之文猶在也。以行而

言。親疏貴賤相接之次第無弗同。是天子所議之禮猶在也。惟天子之法制未泯。所以有位無德者不得以愚而自用。固不敢作禮樂焉。有德無位者。更不得以賤而自專。亦不敢作禮樂焉。故雖孔子之聖。而終其身以布衣老。尚然循守舊章。況他人乎。孔子嘗曰。夏時天子所制之禮。吾能言之。然夏之後杞也。求禮於杞不足證矣。殷時天子所制之禮。吾嘗學之。然殷之後宋也。從禮於宋非時制矣。若

夫周禮。吾嘗學之。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本於周公。此固今日所率由者也。言之不憂無據。守之不患非時。吾舍周其安從哉。觀孔子之言。而凡爲下者之不可倍明矣。然則生今者其亦審於從王之義矣。

右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居上不驕。以明人道。而推君子三重之善。由於通天人之理也。子思曰。君子之居上不驕。何與。凡受命爲天子而王天下者。有議禮制度考文三者至重之事。以之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思。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乎。夫此王天

下者乃德積於身而乘時以在位者也若使時王以上其禮雖善而世遠人亡無可徵考則將駭而不信不信民弗從聖人居下雖善於禮而身屈道窮不在尊位則將玩而不信不信民弗從是故王天下之君子其議禮制度考文之道必本之於身凡所制作悉從躬行實踐中發出非有位無德者比也於以徵驗乎庶民則皆遵守成法不敢放逸又非不信不從者比也自是而考諸三王則與其已

然之迹。無有差謬。建諸天地。則與其自然之理。無有違悖。而且以鬼神之難知。可質之而無疑。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之難料。可俟之而不惑。遠有以驗乎近也。然其所以無疑於鬼神者。豈有他哉。鬼神。天理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故制作合於天。尚何疑乎。無疑於鬼神。而天地可見矣。所以不惑於後聖者。又豈有他哉。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人道之至。故制作合於人。尚何疑乎。不惑於後聖。而三王

可見矣。庶民益可見矣。此君子三重之道所由盡善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民之所以寡過。而君子之所由以永譽也。子思曰。君子知天知人。而三重之道盡善如此。則人未有不信從而

寡過者。是故君子凡有動作。則世世爲天下道。而莫不率由焉。其動而見於行。則三重之盡於吾身。而施諸政事者。世世爲天下法度。其動而見於言。則三重之發於議論。而布諸號令者。世世爲天下準則。在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則有企望之心。在近者習其行之有常。則無厭斁之意。過之寡也。不亦宜乎。周頌振鷺之詩有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則庶幾夙夜

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由詩言觀之。可見譽非無因而致也。是以有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符於三王。後聖。通於天地鬼神。而能垂法則。服遠近。蚤有聲譽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上者。可不務盡其道。而徒驕以自恣哉。子思爲萬世王天下者告。至深遠也。

右第二十九章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此一章書是言聖人與天地合德。以明天道也。子思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備其全。道莫盛於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紹述之。遠有宗也。法莫詳於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近有守也。天時之春夏秋冬。各有其運。仲尼上律之。以法其自然之運。水土之東西

南北各有其理。仲尼下襲之。以因其一定之理。仲尼體備之功。通乎古今。該乎穹壤。則於天下道理。一切負荷。一切包舉。譬如天地之博厚無不持載。高明無不覆幬。且出之以時。運之不息。譬如天地之四時。交錯而行。天地之日月。更代而明。試以天地觀之。天覆地載。萬物竝育於其間。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竝行於天地之中。寒暑推遷。晝夜往來。而不相違悖。所以不害不悖者。是其散殊

之小德。如川之流。燦然各出也。所以並育並行者。是其全體之大德。敦厚其化。渾然具足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其在此與。天地之大見。而仲尼之大。無不可見矣。乃知聖人一天地也。學聖人者。其求端於天地可乎。然天地之道。備於吾身。正非泛求馳騖於高遠之域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小德川流。以明天道而先言聖德積中之盛也。子思曰。居上臨下。自古難之。唯天下至聖。神靈天授。爲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於以臨御天下。豈猶有未足乎。由其生知之質。而以仁之德言之。則能寬而廣大。裕而優厚。溫而和易。柔而巽順。凡天下之衆。無一不在含覆之內。足以有容也。以義之德言之。則能發而奮

揚。强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不息。凡天下之事。無一不有堅忍之操。足以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則能齊而心之肅。莊而氣之嚴。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偏不倚。凡事神臨民。無少褻慢。足以有敬也。以智之德言之。則能文而燦然有章。理而秩然有條。密而備致其周詳。察而曲盡其明辨。凡是非得失。無不畢照。足以有別也。以聰明睿知之資。而兼仁義禮智之德。非天下至聖。其孰能之。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此二節書是言至聖之德。完具於心。而發當其可也。子思曰。至聖五者之德。充積於中。其周徧無遺。弘廣無外。可謂溥博矣。其靜深難測。泉本不竭。可謂淵泉矣。而正非寂守無爲者也。時當有臨。則以聰明睿知之德出之。時當容執敬別。則以仁義禮知之德出之。隨時運行。夫豈有窮極哉。蓋其所以致此者。由至

聖之溥博淵泉非尋常比也。凡物之溥博莫過於天。至聖之溥博。一如乎天。凡物之淵泉莫過於淵。至聖之淵泉。一如乎淵。惟其如天如淵也。見諸動容。而民莫不敬畏。其敬也見當乎時也。發諸言語。而民莫不信從。其信也言當乎時也。措諸行事。而民莫不說服。其說也。行當乎時也。充積既極其盛。而發見各當其可。自是而民情不大可驗乎。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此一節書是極言聖德之所被也子思曰至聖之見言行而民之莫不敬信說有如此是以聖德之休聲美名內而充滿乎中國外而播傳乎蠻貊極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天之所覆冒地之所持載日月所照臨霜露所隕墜之處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焉民之敬信說而至於舉

世皆尊親。則德之所及。其廣大豈不同於天乎。故曰配天。蓋惟五德皆備。而且時出之妙如此。所以能配天而君臨天下也。然則法至聖者。安可不道全德備而上同乎天哉。

右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大德敦化而極形至誠之功用亦以明天道也子思曰天下之理散於倫物本於性命無一非誠爲之唯天下至誠眞實無妄爲能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分別其義使不相淆聯合其情使不相悖則經綸之者至矣於所性之全體而爲天下之大本者當其未形使不雜於欲當其既形使各歸於道則立之者至矣若夫往者過來者續乃天地之化育也至誠運行不

息。外而操輔相天地之權。內而秉會合天地之德。其與天地之化育有默契焉。則知之者至矣。凡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吾即至誠之用。以思至誠之體。由經綸而言。範圍斯道而不過。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由立本而言。曲成至性而不遺。淵淵乎其淵之靜深也。由知化育而言。寔符帝命而無間。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夫然而至誠之德之盛。殆有未易知者。苟不實有

是聰明聖知之資。而通達夫仁義禮知之天德者。何足以知之。蓋至誠至聖。本無二理。以發於外者觀至聖。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以存於中者觀至誠。故非至聖不能知也。

右第三十二章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此一章書是終言入德成德之序見聖人之至德淵微皆由於下學立心之始也子思曰衛風碩人之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絅詩之意蓋以錦繡之衣文采外露故加之以單衣乃是惡其文之太著也古人用心即一衣而不事文飾如此故君子爲學之要專務爲己不求人知外則闇然韜晦而積矣在中自日見其章顯小人反是其道專務爲人止求人知外則的然表暴而實德不繼自日見其消

亡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凡淡素則易厭簡略則無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其見於外者淡矣而其中旨趣却自不厭簡矣而其中文采却燦然可觀溫矣而其中條理却井然不亂然使有爲己之心而知之不明則亦何以實致其功乎誠知見於遠者由近始必於近而謹之著於風化者由身始必於自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形諸外者甚顯必於微而謹之於此三者而各致其謹則

可與入德。而漸進於聖人之域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入德之功。在於靜存動察也。子思曰。君子之可與入德無疑矣。而其入德之事。更有進焉者。小雅正月之詩云。潛處雖伏矣。而其理甚昭明。其言潛伏也。即隱

也微也。其言孔昭也。即見也顯也。獨固可不慎乎。故君子內自省察於幽獨之中。必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是能於人所不見之地。而獨致其謹者。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唯在斯乎。然此特其省察之功。而未及乎存養之功也。大雅抑之詩云。相在爾居室。莫謂室西北隅未與物接。遂可怠忽。當常存敬畏。使此心不愧於屋漏。詩人之言如此。信乎不睹不聞。所當戒慎恐懼矣。故君子不待有所動

作而始敬謹也。蓋於不動之前而已無弗敬。不待言語既發而始信實也。蓋於不言之前而已無弗信。君子爲己之功。至是益密。而其效不又可得而言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此二節書是言君子爲己之學成。而效亦愈遠也。子思曰。君子爲己之功既密。則其及人

之效自神。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在廟之人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即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以來。不必賞以示勸。而民自有所景仰而勸於善。不必怒以示威。而民自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德盛而民化如此。然猶非中庸之極功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不顯之德。百辟其刑而法之。此固不僅民勸民威矣。是故有德之君子。

由省察存養以造其極。雖不見不聞之地。無一念之不恭。無一時之不恭。是篤厚其恭也。而天下之被其化者。咸翕然治平焉。夫篤恭。即詩所謂不顯之德也。天下平。即詩所謂百辟之刑也。效之遠。無非本於德之深。吾何以測其德量之所至哉。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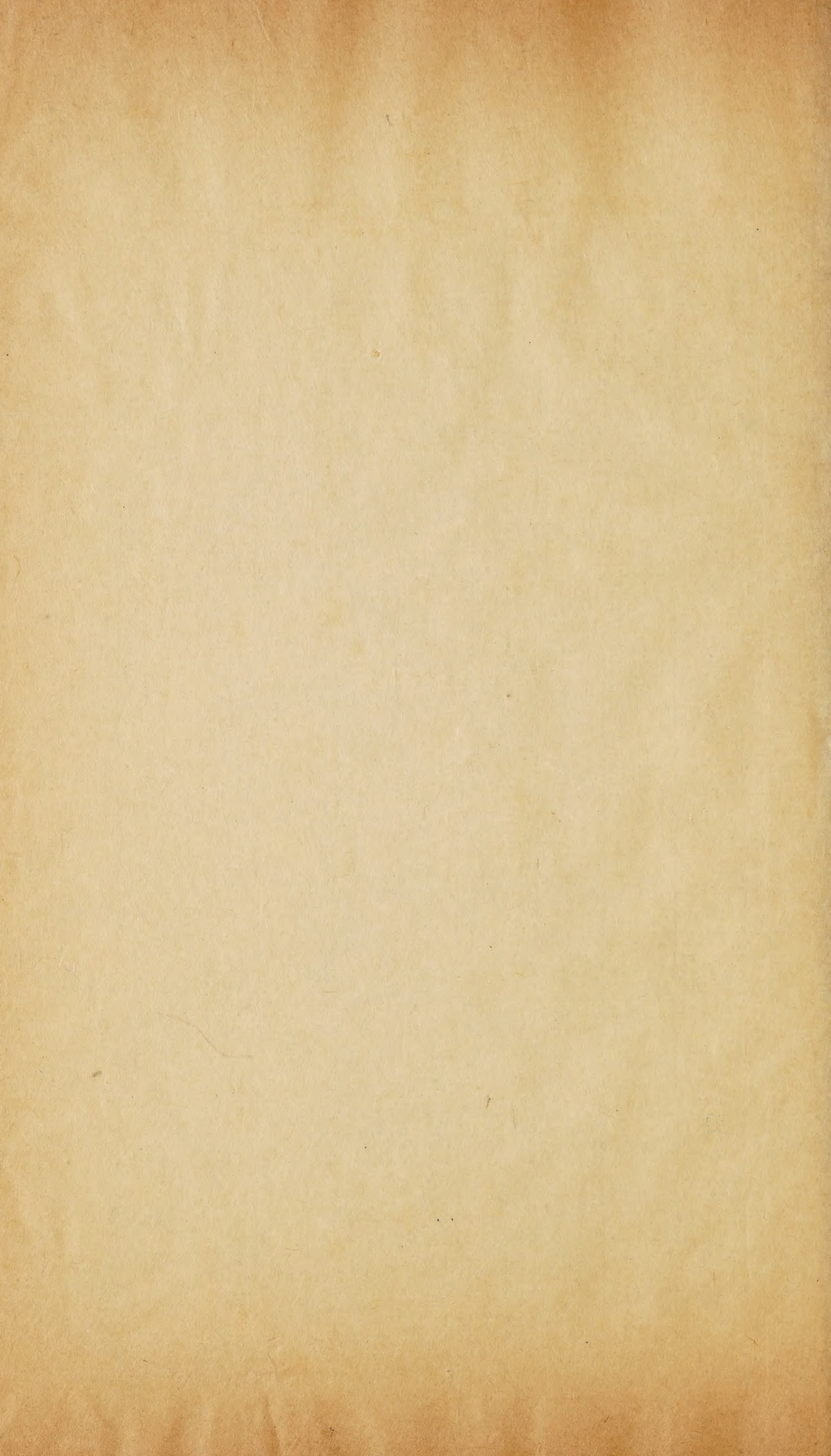
此一節書是極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以見下學立心之始。皆可造其極也。子思曰。君子不顯篤恭之德。誠未易形容也。大雅皇矣之詩云。上帝自言予眷懷文王之明德。不張大其聲音與顏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爲政者以聲色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其有當矣。而以爲如毛。則猶有

倫類之可比。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至微。而并亦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其妙也。然非由立心爲己以造其極。安能至是哉。中庸一書。章首即言天。原其所自也。見道之本於天也。章末復言天。要其所成也。見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本乎天者也。子思前此既極贊至誠至聖之德。恐學者求之高遠而反失之。故復自下學立

心至近者言之。以示入德之方。至於愼獨戒懼。而馴致篤恭天下平。此盛德自然之效。中庸之極功也。然則王天下之君子。安可不敬德脩道。以臻於聖神功化之極哉。

右第三十三章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三



